Un vocabulaire privé

Fenêtres

窗

［法］彭塔力斯 著 孟 湄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为萨特的学生和哲学教授、《窗》的作者，精神分析学者彭塔利斯与同仁拉布朗什合著的《精神分析学词汇表》在法国当代精神分析学发展中有不可替代的影响。

但是作者在这里远离了学术。《窗》对梦给予了独特的信任。从窗的歌颂开始，在林间空地的缤纷色彩中收笔。间刻的思想，此时彼时的相逢，种种都在梦的画面中显现，从接受精神分析的病人嘴中流出。每个简短的故事其实都可以是一篇篇小说：失去了记忆的老太太，跟自己的身体器官发火的男人，一朵花的名字，睡美人，书里的能够把你抓住的一句话。童年味道，回忆与忘却，生活的情趣和悲伤，泪水和呜咽。

每一页每一行，我们都会惊讶其中的细致和准确，使我们尽可能地接近真实，同时并不无视其中的感动、细腻，还有对永远不再的"故土"的绵绵乡愁。

www.duxiu.com

ISBN 7-214-03891-9

9 787214 038913 >

ISBN 7-214-03891-9
I·142 定价：11.00元

汉译精品

窗

Fenêtres

Un vocabulaire privé

[法] 彭塔力斯 著

孟湄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窗/(法)彭塔力斯著;孟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
(汉译大众精品文库:新世纪版/吴源主编)
ISBN 7-214-03891-9

Ⅰ.窗... Ⅱ.①彭... ②孟... Ⅲ.随笔-作品集-法国-现代
Ⅳ.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9165 号

Fenêtres

Copyright © Éditions Gallimard, 2000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4 by JSPPH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Éditions Gallimard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4-152

书　　名	窗
著　　者	[法] J.-B.彭塔力斯
译　　者	孟　湄
责任编辑	刘沁秋
责任监制	陈晓明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 //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通州市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4.375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891-9/I·142
定　　价	11.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译者简介

孟湄　出生于北京。当过工人，机关干部，公司职员。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毕业。曾在巴黎、香港居住。现就职于北京一家外企。喜欢文学翻译，已出版的翻译作品有：普鲁斯特《斯万的爱情》（节选），莫利亚克《普鲁斯特》，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认》，萨冈《那么一种微笑》。也写随笔、散文。

写在《窗》前

那年夏天我到了巴黎，问朋友骆澜斯（她是法国橄榄树出版社的主编，现在已经是社长了）有什么好书可看，她第二天给我了一摞书，《窗》在其中，伽利玛出版社的淡雅朴素的封面。我知道作者是精神分析圈内的人物。骆澜斯只说了句这本好看。果然是。那摞书里《窗》虽然薄薄一册，其实让人读来厚实，法文也美。

现在我出门，在广告牌上，在报摊儿上，在书店里，看到各种的字，满眼缭乱心里没了准儿，越来越觉得自己无学和不懂。精神分析学或者精神分析者（目前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都讲精神分析，精神治疗大行其道，甚至飞速扩展到中学，教育界，乃至公司和企业的人的管理），说起来也是挺吓人的字眼儿。《窗》不是。给我亲近的感觉。它文字平实，像是交给我一把望远镜（作者在书里果然这样形容他做的事情），带我穿过喧嚣、忙碌的人与事，透过日常生活里我并不总是留意的种种，去看人的精神或者说内在的那些。它让我看到的那些并不多，但是让我相信那就是整个一个宇宙，或许是最重要的之一。它领着我望进去，引领我向那个宇宙提问，跟它探讨。

《窗》告诉我：我们每个人的存在都是独一无二的，它像一个房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空间，而且每个空间（房间）都有它自己的“窗”。

里尔克的诗：(《窗》)“你分离你吸引/你多变如海——/你是镜……”

我们每天在镜子里看自己：穿着，姿态，化妆，脸色；我们从电视里（也是镜的一种）看别人：热闹的、打斗的故事和人生；《窗》是另外的一种镜，里面也有多变如海的人生可以看：那个人的生活样样完美，但是他却有一个巨大的烦恼：只因为自己的人生没有过烦恼，自己也没有让人失望过。这个人是父母的好孩子，父母希望他为实现他们自己的愿望而成长（父母曾经失去过一个孩子），如他们所愿他长大了，却有逃不掉的悲哀：不做为父母希望的替代而存在，行么？我们生病了，我们身体的某个器官在下陷，下陷(Dépression)=忧郁(Dépression)。是器官下陷导致我们忧郁，还是那个藏在深处的忧郁使我们的器官下陷？他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听一首歌会顿生感动，看到一部电影里的爱国主义场景会轻易落泪；但是自己最近的一个亲人遇到了麻烦，心里却根本无动于衷，他在想那里面的不可吐露的原因，我从《窗》望见他站在这样尴尬的未知面前，惶惑与寂寞。

也许我们对这些距离闹哄哄的人生表面与外在甚为遥远或模糊的现象应当有或者将不得不有更多的关注？更多的提问？更细致的感觉？“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哈姆雷特那腔发问今天可以轻易回避么？有一天我们会感受到《窗》的作者的话有多么实在和诚恳：他说自己对接受精神分析的患者所做的事，是为了让他们最终感到日子能够过得下去，生活能变得让人接受。作者的谦虚和诚恳让人感慨。他是对的：每个人“房间”里的故事和存在都是惟一的和应当被尊重的，每扇“窗”后都有如海的人生。

这是我从《窗》里面读到的关于精神分析的点滴。只能算很肤浅的零星感受。精神分析在今天的中国还更多处地在译介阶段。听说有一些中国的学者在做积极勤奋的实验工作，称得上先驱者。我没有任何这个专业的学养，平日这方面读的也远远不够。实在是很喜欢书的文字和它的讲述并且为它感动，才跑去问做出版的朋友可不可以翻译。感谢于奇帮我找到江苏人民出版社。我翻译《窗》和我过去每次选定一本书去翻译的初衷一样：不过是很想有更多的人能享读一本有意味和有味道的书。

彭塔力斯(J.-B. Pontalis)是当代法国的精神分析学家和精神分析者。他曾经是萨特的学生，享有国家学衔的哲学教授，后从师于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曾与同时代的精神分析学者拉普朗什(J. Laplanche)合著了在法国精神分析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精神分析学词汇》，1967；并在数十年间主编在精神分析学发展中起着积极作用的著名的《新精神分析学杂志》。彭塔力斯发表的著作有：《弗洛伊德之后》，1968；《梦与痛苦之间》，1977；1980年后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远方》(小说)，1986；《对开始的爱》(小说)，1986（获当年法国费米纳奖[Prix Fèmina]）；《人迹不再》，1988；《一个男人消失了》，1996；《这时光总也过不去》和续集《铁路的包厢》，1997；《星球边缘的孩子》，1998；《窗》出版于2000年，这部作品中文学与精神分析相融相聚。彭塔力斯同时还是法国伽利玛出版社阅读(选书)委员会的成员，并担任精神分析丛书《认识无意识》和文学丛书《一个与另一个》的主编。2004年12月，作者又一部新书《醒着的睡梦人》出版发行。

在这里我特别提前向读者们抱歉：书中的很多精神分析学的词汇常常译得很将就，很可能并不准确。在我自己做过的翻译中，这一次确实感到了令自己实为惭愧的限度。为了不贻误阅读，为了使读者有自己

的空间随着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的译介去提升认知，为了每个读者在自己阅读的空间里对精神分析领域日渐深入和熟悉，我在所有的精神分析学专有名词的中文译名后都加上原著中使用的法文或英文。因为我的经验是：有原文词汇的参照，会使读者在一次、数次与那些词语的相遇中更贴近原作，从而有更大的阅读、重读、比较和理解的空间，以弥补译文的不足。尽善尽美的信而达而雅的译文一步做到是难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的每次新版的翻译都会帮助读者从第一版的译文朝着对原作的理解再向前一步。算是朴素的希望。

孟　湄

2004年12月10日于北京东直门外

献给洛尔

窗，呵，你衡量你等待
多少回被充盈，
当一个生命倾泻焦急
向着另一个生命。

你分离你吸引，
你多变如海——
你是镜，突然，在我们面容映照的地方
混入我们所望见的一切，穿过它；

自由被影响的样板
因为命运的存在；
它把我们抓住
巨大多余的外界跟我们自己等和。

——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

前　言

我们为何选择这些词语，这该从何说起呢？为什么在我们眼里有些是可爱的有些是可憎的，有些对我们无可奉告，或者不再奉告，还有些是那么沉重，我们想把它们赶快扔掉？

所以就诞生了这个打算，一己的打算：制作一个用于个人的小小的词汇表，在里面收进一些属于我自己《词汇》的词，我想在里面尝试讲出它们的意味，它们给我唤起的种种。

“用于个人”的词汇表：即一种方式，请人走到所有定义之外，与完全属于个人的那个词汇表会合，虽然那些定义是我们精神分析学家的共同财产，是我们每个人借助的工具箱。

但是原初的打算在实现的过程中有了些许改变。走进我的脑子里的不是词语，而是画面，是与病人的交谈，是朋友和阅读留给我的痕迹。

还有，在一个词汇表里，即便没有从A到Z的顺序，也有些业已关闭业已完成的东西。不过我要说的与所有的关闭相对立，就像对立于所有有根有据堂而皇之的报告一样，这种报告给我们带来的风险是

我们可能把自己封闭其中。而我更希望的是打开自己,并且可能给读者打开几扇窗。不妨把以前大夫的忠告用在这里:"您应当换换空气,这对您会有好处。"

目　录

前言 1

窗 1

有人偷了我的概念! 3

大会主义者们 5

《新精神分析学杂志》 8

曾经接受过 10

睡美人 13

梦醒的痛苦 15

脑袋与房间 17

可能让人做梦的思想 18

监视下的自由 20

怎样不让自己陪伴自己? 22

一朵花的名字 24

忧郁症 27

乡愁 29

厌倦生命 31
失望和令人失望 33
好难过 35
心死了 37
眼泪,呜咽 39
折磨人的器官 41
老了 43
告别小说 45
精神分析现在时 47
化身 49
顿挫与断开 51
框架 53
面对面 55
寻找意义的男人 57
敏感性种种 59
线圈游戏(到处可见) 61
我会想起来,它让我想起来 64
我永远做不到 66
名的缺席 68
童年 70
记忆 72
回忆 74
阅读的方式 76
精确 78
说了又说 81
喜欢 83

治自己的病　85
工作的工具　88
人民代表　90
破坏　92
恶人　94
不停止的性交　97
为什么?　99
以后到来的　101
Ersatz　103
工作(*Arbeit*)　105
管理　106
显微镜望远镜　107
弗洛伊德给人灵感的时候　109
伟大的分离者　113
欧米茄　116
物理　119
消失　120
林中空地　121

窗

我的沙发椅靠近窗：林木葱葱，鸟儿欢歌。我写字的桌子永远在窗前；夏天的那所房子，窗朝树林开，一片小树林，更远处是大海。有的时候会有一只活泼惊惶的燕子前来造访，在我的房间里飞舞一时。

和现在形成对比的是我幼年的那套房子：窗，面对我的小学生课桌，开向一个废弃的汽车修理站的墙。

在飞机上，我总是要靠舷窗的位子；在火车上，也要靠窗。遗憾的是，今天的火车，沿着包厢走道的大窗户不再能打开，不再能像过去那样在窗边靠一靠，才不去管那个用三种语言写成的禁令，大不了搞上一脸的煤灰。

酒店让人讨厌：房间用空调，不能开窗。我的快乐是在乡间的路上开着顶篷大敞的汽车。那样的路，不再有关在汽车车厢里的感觉，有的却是自由的空气，风，几点雨滴。人在里面也在外面，在田野中也在座位上。

画家的窗：弗美尔*（Vermeer de Delft），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勃纳尔***（Pierre Bonnard）——特别是勃纳尔。女人在窗前，目光对着近处的花园或向着远方，天空，苍茫，至少不是空无。男人在窗前的形象，可能有过几个，我记不得了，或者他们站在阳台上，从那里俯瞰城市。男人们是不是忽略了对其他事情的欲望？

我可以把自己生活的各个阶段画成一连串敞开的窗：许多次走出我居住的社区，远离自己的家，和同学在一起，学习外语，哲学的课堂，最初走出国门的旅行，我的几番爱情（不是所有的……），我读的书，重读的书，我给坐在沙发上的人做(精神)分析，我给坐在沙发上的人做很多分析。

悖论：我要把门关上，因为每个事物都有它自己的用场，应该清清楚楚。

我的一己"议题"：窗是敞开的，房间是自己的，两者兼而有之。

* 弗美尔(1632—1675)，荷兰画家。——译注

** 弗里德里希(1774—1840)，德国画家，版画家。——译注

*** 勃纳尔(1867—1947)，法国画家。——译注

有人偷了我的概念!

记得很早的时候读过一个东西，发表在波韦尔(Pauvert)主持的《自由》丛书的一个评论集，我记得题目可能是《结构主义者的早晨》。六十年代的雨尔木街*(Ulm)。康吉扬(Canguilhem)和拉康(Lacan)在那个年代有相当的影响。突然有一天，学校的一个学生(是不是雅克-阿兰·米勒?后来他搞了一本关于《文论》[*Écrits*]的“主要概念索引”)在课堂上站起来大喊:“有人偷了我的概念!”这个编出来的或者是真实的故事让我很开心。每次我看到一个同行发明出一个新概念就想起这个故事。我想到有些医生，他们的名字我们都记得，因为他们都依附在一种病上:科塔尔综合症(Cottard)，吉勒·德·拉·图雷特症(Gilles de la Tourette)，迪皮特朗症(Dupuytren)，考波希症(Kaposi)，沙尔科特症(Charcot)。只要这些病存在，就可以身后留名。

我从来没有发明过任何概念，从来没有像他们一样发现过任何“人类的病”，他们让我羡慕吗? 事实上，我对所有的概念越来越不相信。

“概念是忘却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的区别”(尼采)。所以，形成

* 法国高等师范学校所在地。——译注

一个概念的必要条件就是忘却:忘却那些自身的,独特的,不同的东西。我说一张桌子那么我就忘记了这张桌子;我说这是个强迫性神经病人我就忘记了正和我说话的这个人;我说与父亲认同实际上我什么都没有说;我说移情我就以为自己从那个放纵的爱或者那个毫不留情的恨里解脱出来;我说移情到母亲于是我忽略了他或者她如何面对母亲。

概念,在德语中是 *Begriff*。魔爪概念。它是吸血鬼,是暴君。

更可怕的是雄心勃勃想要建造概念的伟大建筑,要它非常协调,非常坚固,有抵抗力。风险在于,这个建筑很有可能仅仅代表了"罗马时代一个圆柱的严格规范性"(还是尼采)。

能使我们幸免于被概念俘获、控制和专制的,是语言。语言的智慧不可超越,忘了弗洛伊德在什么地方曾这么说。不可超越的智慧抑或是不可超越的疯狂?两者兼而有之。词语是走向四面八方的行者(而概念则倾向于加强一个方向,它立下定义并界定它的实施领域)。语言有它自己的气,它游动;不论丰富或贫穷,它可以什么都说;它与意外相遇。它让概念不自在,让它失态,对它抱之以嘻笑。

我们可以舍弃概念给我们的武器和行装吗?至少应当试一试,不使用它们,不再服从它们,朝着无法构想去开放。不过,还得要有一个概念的制作人给我们打造一个关于无法构想的概念。

大会主义者们

有好几年我不再走进精神分析大会（看一个弗洛伊德失落在成群而来的思想中，去和一个有点儿发疯的弗利斯*[Fliess]相遇，人们管这个叫大会）。如果有一个“同行”，只一个，就算十分好。有十个，二十个，随便吧，无非每个人都同意在会上做报告，去讲他们在做什么，去宣布他们脑子里那些最没有什么道理的想法。但是，五百，一千，两千：就得逃跑了。不能在大庭广众面前，在被一致认同为精神分析学家的人面前去露脸——我们，精神分析学家，对无意识做过宣誓的专家——我于是销声匿迹。平时在街上碰到了这些人都要换条路走，何必要跟这样累人的一群去共享？难道去和那个装腔作势大讲“关于女人的性”的悍妇在一起？或者和这对郁闷的夫妇套近乎？他们就是从充满阳光的地方来，也会让人一下掉进不可救药的郁闷。当然有些不幸的人依靠着这等人。但是我，至少不想有心情变坏的感觉，不想去庆祝我对自己小小的与众不同的崇拜——说到底，我属于“这些人”，我是这一族的成员——好吧，我于是销声匿迹。

* 弗利斯(1858—1928)，德国医生。曾与弗洛伊德有大量书信往来。——译注

还有那个大的讲台，居高临下地统治所有排列而坐的"官方人士"*。还有要读那些没完没了的报告—当然要好几次引证弗洛伊德，也不能忘记X和Y，否则他们会因此而被掩盖——还有*from the floor*（从听众席间）来的发言，从下面来的，说是即兴发言，其实是精心准备；还有那些高头讲章的人；那些没能掩饰得很好的争斗；还有对某某人的效忠；还有别在衣服上的胸卡和那个可能很快就会被扔掉的卡上的塑料套；还有邀请"配偶"参加的跳舞晚会，那些五十—六十—七十岁的人们快活地努力摹仿他们已经不再的青春，虽然有些可笑，到底还是大会日程中最让人心软的一段时刻。

明天那里将有一个顺势疗法（homéopathes）的专业大会；下一个星期，法国公证人大会。我好像记得在大厅里还宣布有一个诗人大会……

所有这些都算不上什么，只不过我总是强烈地，甚至很不舒服地看到"大会与精神分析"这两个词黏在一起造成不一致的矛盾。

分析：它是一种体验，最隐私，最奇怪，最难传达甚至最难言说，最犹疑不决；它们与不可言传和含混相对立，与无所不知，与分寸把握到位的演讲大相径庭，甚至对于身在其中的人：精神分析学家和患者，这个经验也经常是模糊的。

大会：往好处讲是专家们聚到一起交流那些所谓客观的、被掌握的、有依有据的信息；往糟糕处讲则是一场展销会，所有人都在那里兜售自己的产品。

最近，我违背了我的一己之见——毋宁说克服了我的恐惧感。因为我想听一个跟我很亲近的人做报告。

---

* 这里指通常开大会时在主席台就坐的领导，也可译为"领导者"。——译注

这是很少见的例外:报告是讲(精神)分析的。即便那个讲话的女性在理论上冒了风险,她想,这样可以使她的特殊的、难以把握的经验具有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但是所有她讲的都来自于她在治疗中所遇到的和所发现的。她其实没有必要去直接地引证,只要那些东西在——那些她所提出的，可能是她正在使之成为理论的——只要它们在它的源泉中那就够了。当我说只要是在她的治疗中发现的,其实也可以说只要是她在自己那里发现的。

那一天的情况怎样呢?掌声是实在的,对于他们称之为演讲人的女士他们的赞赏是有根据的,实际上简单地讲,只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讲了些话——讲多讲少何必去管它！之后,所有新的、鲜活的和主观的都被一点一点磨损,被缩减为已经为人所知,被人咀嚼过的东西。大会因此完成了它的工作。

走出会场的时候,我急着重新回到我的(精神分析)沙发椅旁边,我真是想在那里遇到前所未有的一切,听到前所未闻的一切!

精神分析学家大会难道不是一个集体郁闷的时刻么?

《新精神分析学杂志》

合订本就在那里，抬眼就看得到。在我书房占了整整一书架。每回我跟自己说：“这辈子我没做什么大事”，我的眼睛就停在那些杂志上。那是我惟一做了装订的杂志，皮质，我最喜欢的颜色——海蓝色，《新精神分析学杂志》（N.R.P.）1970，1—2，《新精神分析学杂志》1971，3—4，这样一直到《新精神分析学杂志》1994，49—50，我在那些杂志上找到了能让自己放心的东西（这对我是一种说不出的安慰）：不管怎么说，所有这些工作，所有这些力气，所有这些充满要求、充满求知欲、充满等待的读者；所有这些和我走到一起的知名的和无名的作者，还有在集体事业中诞生的那些友谊。我想我们在其中做的事业是*有用的*——对我自己的书我却从来不这么认为。

有些题目我还记得，曾经很喜欢，现在也还喜欢：其中有些概念也许会被列入精神分析学的词汇，但是它们从来没有在杂志里出现过。我不再记得那些过去被反复读过的数千页的杂志上都写了些什么。对于来自精神分析学的、被时光磨损的、被立志要博学、客观的语言所窒息的种种，它们几乎总是给予和再给予生命。我欣赏斯塔罗宾斯基

(Starobinski),韦尔南(Vernant),让·克莱尔(Jean Clair)的学术,我讨厌某些学究的傲慢。

我对自己许诺——有一天我能做到吗?我要把那些杂志重读一遍。我希望:到那时候这些杂志在我看来还和它们在最初的日子里一样,被认为是前所未有的。

"为什么要结束《新精神分析学杂志》?"这个问题我对自己问了一百次,我从来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它存在的理由依然存在,东西没有变坏,资源也没有枯竭。说到底,为什么我要找到有意义的理由?我已经决定离开在过去很长时间——二十五年——里曾经做为我的生活中一部分的东西。人的每一次分离——和一个地方,和一个女人,和一本发表了的书——都是跟自己的分离,与相同分离。因为有一种欲望在我们的背后出现:想去做别的事。

我没有感到过后悔;激动是有的。就好像我那时候确信《新精神分析学杂志》并没有完结,它会继续以别的形式存在。这个杂志和我,我们互相道别,有如走过了长长的路,精神分析学家和他的病人分手,他们并不关心两人之中是谁改变了对方。

我对《新精神分析学杂志》欠债累累。我本来早就可以给它起个题目,叫做《窗》。

曾经接受过

我要把温尼科特（Winnicott）的一个献词攫为已有："献给付我钱并且给了我教育的我的病人"。我的病人都是我的先生。如果说精神分析领域有发展，我们首先要感谢的是他们。其实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写书只是后来的事：我们很快就会发现那些人没有被诊所的沙发椅和他们遇到的障碍所激怒。但是有时候，有的书没有以实践为参照，而仅仅被理论的狂热所左右。不要紧，这能感觉出来：这个人根据他的经验去思考；而那个人只是把弗洛伊德和拉康一读再读，再怎么显摆有学问也没用，就好像让某些精神分析学家经历实际考验的时候，他们竟然毫无感觉。

思想的源泉是诊所。因此我对那些"贴纸"式的评论愤慨不已，它们其实是被请来论证他们要预设的精神分析观念。

诊所，是向业已形成的理论发难，它对立于理论，动摇理论，并且首先从自己的理论开始。

建构自己的"想法"，去面对那些仰卧在（精神分析）沙发上的男人、女人和那些在玩耍、画画的孩子们嘴里所说出的东西。

谦卑地面对无意识。《无意识的嘴》,米歇尔·德·木赞(Michel de M' Uzan)的题目好漂亮。

不急于诠译。不用我们的理论和我们的建树取代病人给自己发明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来解释和说明已经做过的是应当做的)。尽管不知其引发的原因,仍旧去坦然面对那片激情,那场疯狂,那声声呜咽,那间或的沉默,那些所有的**过分的**形式。任自己在它的**存在**中被击中,被伤害,被摧残。如果有可能,待在朦胧中,待在梦中,在被短暂的光亮穿过的黑暗中尝试着走向对自己完全陌生并且对另一个人也陌生但又无法逃脱的东西。

为了让思想开动,先要让它停下来,让它被恐惧或惊喜所抓住,任它被**激动**,乃至失落。停下来,再启动。惊呆,发现。昏沉,苏醒。不动,动。永远灵活并且不遭失败的思想,害怕愚蠢的认知能力,准确无误的语言,所有这些都忘记了一点:思想、认知能力、语言都有它们的源初:即我称之为**孩童**的时期或是开始那一刻的沉默。

是什么推动我写这样或那样被称为精神分析的文章? 动力从哪里来?起源是多种的,经常为自己所不知。惟有一点不难认定:有些开放的东西,也可能很快就关闭,一次治疗,一扇窗,墙上一个敞开的口,从关闭的窗透进来的一缕光,一种带着明显特点的直觉,像梦有的时候奉送给我们的那样——“就是这个!”——只是梦醒时它早已不翼而飞。

其实我知道我写的东西没有一个不是我的病人们让我猜到的:那经常是些很简单的东西,但却是病人和我都不曾想到的。

然后我们要小心防止这些东西蜕变成**固定的**思想。

因此也就有了烦恼:需要捍卫我曾经在这次或那次宣布过的东西。它是在某一个时刻里进入我的思想的,是的,它是在那个时刻里形成

的。我写过，我并不否认。但是请不要跟我算帐。我们能要求一个病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在几个月、几年以后再来论证他们曾经在某一次治疗中提出和他们曾经确信的东西吗？

为什么要让以前写过的一成不变呢？那些过去写过的最多不过是为一个想法为一句话或可能是为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写作奏出节拍。

睡　美　人

我真希望能够把歌唱睡梦中的人或者更进一步说歌唱睡美人的赞扬变成诗。睡美人在床上，做爱之后。在草地上，收获之后。那副安详的慵懒的姿态，是因为她确信永远不会被抛弃？因为确信会有奇迹把她充满？我想到德·欧侯爵夫人*（La Marquise d'O），她心里藏着秘密？我想到阿尔贝蒂娜**（Albertine），“关闭在自己身体中”的“变成一棵植物”的睡美人。

我遗憾自己错过了过去曾经举办过的一个画展。在伦敦？我想是的。画展主题是睡眠。把睡眠里面和梦醒时刻留在我们心里的东西画出来。

有些男人（总是男人）声称睡眠浪费时间！“我们的生命本来就

---

* 德·欧侯爵夫人是法国新浪潮电影家埃里克·洛梅尔（Eric Rohmer，1920 年出生）一部同名影片中的女主人公。——译注

** 阿尔贝蒂娜，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中的一个女子。——译注

很短，三分之一被睡眠占去了，睡眠剥夺了所有我们本来可以做的事，但是睡眠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真为这些男人难过。

我真为那些失眠者难过，那些白天和黑夜失眠的人们。因为有人在白天失眠，他们惟一注意的是他们的日程表，不会做梦，为他们所不能把握的东西而发疯。那些黑夜里失眠的人们，为他们的担忧所吞噬——无论什么都变成了他们的担忧，他们认为自己是清醒的，坚信看到的就是事实，事实不给人任何感觉，糟糕透顶，必死无疑，同时在他们对生活的怨恨中，他们认不出别人和他们自己，看不出现实是要创造的，就像爱情。而每个人都有创造的能力，大概除了失眠者。

那场关于弗洛伊德提出的（悖论的）“梦是睡眠的卫士”与（明智的）“睡眠是梦的卫士”相对立的辩论是多么徒劳。

我很反对把睡眠看做死亡的提前准备。相反，我颂扬许普诺斯*（Hypnos），他是唤醒我们的上帝，他让我们在生命中诞生。

许普诺斯，我亲爱的，你能永远不忘记我吗？睡美人说。

* 希腊神话中的睡神。——译注。

梦醒的痛苦

他向我讲述他的“清晨忧郁症”。“那是一个艰苦的过渡，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那两个世界是对立的，我还没有从第一个世界走出来，我受到制约，是的，制约，制约我在第二个世界找到我的位置。这种时候持续的时间并不一定长，大概一刻钟，不会更长了，但是您要知道，这样是多么的艰难，处在两个世界之间，不在这一个，也不在那一个。”

我完全可以想象，因为我也曾经在那个“非人之地”逗留，我也经过历过这样的模糊状态。我羡慕(不，我并不真正地羡慕)有些人，刚刚从床上起来双脚就结结实实地站在了地上，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好像夜里的那些梦在他们那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对他们没有任何作用。

在跟我讲话的男人那里，我认出了自己，他并不留有梦的回忆。可是，没有了它们的内容，梦却仍然留在他身上。“我无法从那里面出来，我知道我梦到的是什么；要是我抓住了其中的一段，哪怕是几个画面，过渡也许就会容易很多。但是我完全是被拽出来的。我必须突然地离开夜的世界，那个我有感觉的世界，我在那里经历过在别的地方都不曾经历过的事情，我在那里特别活跃，比在这个被称之为清

醒的世界里要清醒。所有在我之外的一切,当我和这个世界隔绝的时候,都是和我敌对的,换句话说,我对于外界,那个没有过渡我就被抛进去的外界产生了仇恨。”然后他接着说,“大概就是这样,诞生:一次驱逐。”

我跟自己说,这个在平常一点儿也看不出会做梦的男人竟然有运气在模糊中小憩,尽管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这让我确信了一个想法:那些两脚站在地上并且确信只有这个世界才是真实和惟一的人只能是枯燥的人,他永远地远离生活的种种源泉。

如果说我对精神分析永远乐此不疲,就是因为它以自己的方式,久久地倘徉在星球的边缘,那是个中间的王国,没有君主的王国。

脑袋与房间

我在阅读交给我的稿本时，有时停在一段话上，就像在会议期间，在滔滔不绝的话中突然有一个字眼、一句话吸引了我。立刻，两部不同的稿本就出现了两句不同的话，我把它们用括号括起来。

“梦是不让人发疯的迷幻。”

这些词语，也就是创造者（它们的母亲），出自一个三岁孩子的嘴。它们以从未有过的精确告诉我梦与恶梦的区别：

“梦，不留在脑子里的是梦，来到房间里的是恶梦。”

恶梦，让人发疯的幻觉。里面即是外面。梦的外皮破了，被撕开了，还没有等到它所要装进去的文字有时间写出来。

头脑：也是一个房间。但它是一个**内心**房间。它可以是散乱的，甚至有时如果我们离开久了竟然不再认得出来。但它毕竟还是**我们的**房间。

可能让人做梦的思想

对梦的歌颂，我们可以在德国浪漫派那里找到。对梦做记叙的，是让-保罗(萨特)。回唤梦境的，是**奥雷利娅**(*Aurélia*)。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弗洛伊德那里什么都没有。梦给人惊喜；他漠然置之，而且走得更远：避而远之。梦境的魅力和神秘，他想把它们掩蔽。而梦，是一个画谜，一个表现于形象的写作。它可以让人解读，让人传译，画面接踵而来，转换成文字，转换成语句。它最终所揭示的欲望没有任何诗意，更没有美妙。

但是，假如**梦的解释**的基本内容在别处呢？可以肯定地说：根据证明，梦是思想的一种活动。梦并不把我载到另一个世界，它思想并且我也思想。它的思想与我们称之为思想的东西不一样，因为**这个思想并不知道自己在思想**。

是不是这个原因使得我们的梦具有了无限的发明力？使它更具有冒险性，更加调皮，而我们白天所思考的是那么制约人，局限人，那么谨小慎微，特别是当它想让自己敏于思索，让自己回到自己的时候。

梦醒的时候我们都想重新找到震撼我们，美丽又让人担心的画面，它们在夜里访问我们，它们既强烈又具体，但是有的已经销声匿迹。而

我们也已经预感到我们所失去的要远远多于画面，它是一整套的思想，一个不断地节节向前的思想。

我梦想……一个白天的思想能让人做梦，不是说它自己做梦，而是让我们做梦。我的确不能下一个定义说明它会是什么。它们或许像一个发光的点在我们的梦中，对它自己的方向没有意识，只是被惟一的运动的力量所推动，选择多条的道路而最后汇合到一个亮点？

我最想做的，是把梦与对失眠的看法对立起来。失眠会怎么样？其实什么都不会怎么样：没有任何事件，没有任何冒险，没有任何在时空中的穿越。有的只是一些郁闷的想法在他的脑子里——仅仅是在他的脑子里——相继而至，重复出现，狠命地困扰他，而在白天或多或少可以拉开距离。失眠的人是忧心忡忡的人，不是有欲望的人，他痛苦地无法进入睡眠，无法让梦到来，所能有的只有担心。但是，他们不再遵循那些白日思维的规则，这种思维可能使人们将规则相对化，分成等级。没有：它们相互召唤，一个一个地增加，变成一堆，转来转去。对于失眠的人，任何来往于时空中的移动和联系，对他们来说都是行不通的。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在自己的床上辗转反侧。

关于梦的思想——这是我从心底非常想要说的——从梦中汲取力量，不思考，不图省便，朝着风险和灭亡前进，有如梦游的人。他所要的高度语言能够达到么？我相信：他处在过多的制约下面，那是些具有综合力量的逻辑性的制约；他想获得理解。画笔让人担心，上下求索的画家能比手中的画笔更有能力画出关于梦是什么吗？我所爱的绘画是：梦的模拟。

监视下的自由

有时候他会在周末"一个人待在家里"。想到一个人这样在家，没有让他有什么不高兴，正相反。"您知道吗，想起床的时候就起床，没有固定的吃饭时间，没有人问您：你在干嘛呢？没有任何限制，这就是自由，对不对？"他用很长时间给我讲他经历的那几天独处。有好几次他说："您知道吧。您明白我说的吧。"他好像是要让我放心，让我也经历这样的快乐，好像在他独处的这段时间有我在陪伴着他似的。

然后他就说起这个等待中的快乐怎样变成了折磨。"您看，是这么过的，它把所有我所谓的自由的味道都给搞掉了：我看见我冲澡，我准备我的咖啡，我坐进扶手椅，我放上一张唱片，我去冰柜里找东西做给自己吃。还有更糟糕的：我向自己宣布马上要做的和以后要做的事。我要出门，我会走这么一条路，我会在五点钟左右回来。您想象不到这是多么难以忍受。我有什么必要这样来看管自己？"

双重人格。自我观察。自我监视。

一旦没有任何物与人在那里保证照看他，就必然转移到自己监视

自己吗？那个声音对他说："你做这个，然后你做那个。"而那个声音并不是一个带着挖苦的超越的自我。它只是观看而已，它是中立的，它是一个声音，它把时空中立化，努力地将其把握在手，它破坏现在，瞻望即将来临但不可预见的未来，并因此而使未来成为往事，成为已经死亡的过去。

"我看着我，我提前就看到了。"这里面藏着的是什么样的苦恼？这个无所不在的上帝，这个声音空冥的看护人，这个双重的带着死亡意味的寒冷的人。

于是这个男人孤单了而且不再有家。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坚信有一个守护天使，谨慎地隐在暗处照看他。现在在这些周末，在空旷的房子里，照看人和被照看的人形影相吊，那房子静得可怕，在那个失落了的小男孩眼里，房子太大了。

怎样不让自己陪伴自己?

在一页纸上我找到了这么一段，是过去从某个杂志上摘下来的（没有记出处）："她不明白消失对于她是不可能的。她更难明白的是，所有她认识的人都有能力在靠近她的时候出现，而一旦不在就很容易消失。只有她自己是不能消失的。不管她在哪里，她总是和自己在一起，这给她带来的失望和软弱任何别人都无法想象。"

每个早上重新找到那个永远一样的自己，这太累了。然而，我们在夜间的穿越却曾具有千种形式，曾经历千重险遇，曾有过所有的年龄，曾让我们所失去的和亡去的人重新出现。在夜和昼——尽管如此被缩减——之间有一段中介时间，这一刻我不再知道我是谁，这一时刻却会很快消逝；我看不到自己了，于是我面对着镜子，于是我被粗暴地拽回到我**自己**面前："原来是你呀，你这个家伙。昨天是你，明天也还是你。"有谁竟宣称镜子的阶段快乐无比！镜子是嘲讽的。没有爱，没有怜悯。

分析，梦，写作：抛弃陪伴的手段。分析，怎么会？那时候说的只是本我呀！但是错了：自我在那个时候如碎片飞散。

分析、梦、写作:使我摆脱自我的三种积极活动。自我迷失其中,本我身处其中(这对句式的表达力是很不妙的)。

一朵花的名字

自恋（Narcissisme）：为什么我对这个词心存犹疑？因为它被无所不用，就像今天大家都做的那样。

自恋，初级的，中级的。正常的，病态的。积极的，消极的。具有超级营养的，让人衰弱的。给人满意，创下伤痕，恢复原状，储存生机，流血不止，自我陶醉。退化变质。有太多的孔却又太密封的外皮。种种状态，自我陶醉的个性。自我满足，自我新生。

对于一朵生命短促的花，对于一个惶惑不安的青春少年，有这么多沉重的词。

渴望回到根源，到奥维德*（Ovide）那边，甚至追溯到更远，因为那喀索斯（Narcisse）在过去首先是一朵花**的名字，之后才指那个神话里面不幸的主人公……而且这都是远在精神分析学把它攫为己有之前。

它是一种近水而生的忧郁的花，它垂向自己，长在春天。它是花的

* 那喀索斯（即自恋）产生的故事背景。——译注

** 指水仙。——译注

一种——它是美的，它的诱人有如水对它献出的妩媚——一种有着浓重芬芳的花，那芬芳使人萎靡，让神经迷惘，产生麻醉。它是一种送葬的花，被用来装饰坟墓。一种让冥界的珀尔塞福涅（Perséphone）着迷的花，它把天神一直带到了死人的王国（我从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渊博精到的研究中得出我的"花的学说"）。

那个对它可以致命的过分的热到底是什么？对于我们的主人公——花来说，是不是人类身体的热，活的身体的热，投入爱情怀抱的女人身体的热？如果那水，不是活水的源泉，而是静止的，不动的，如果不是镜子，而是被搅乱了的倒影？那喀索斯徒劳地寻找自己的固定的面貌，寻找一个能给他自己个性特点的形式，而他却什么都找不到，摸不到。他于是昏倒并死在变化无常的倒影里。他以为看见了一个身体，但是他看到的还不如一个影子。

看见自己是不可能的，如果水的源泉永远是在另一个人那里。当那另一个人只是一个回声，另一个人就不会再有存在。啊，假如回声仙女（Écho）在再生的**格拉迪瓦*** （*Gradiva Rediviva*）面前变形为佐伊（Zoé）那该多好！

狠心的小爱神厄洛斯（Éros）欺骗了那喀索斯，让他相信他们可以相爱，那好吧。然而爱情是在其自身以外的东西。

"His Majesty The Baby"（宝贝陛下）：虚幻的回想。如果孩子曾经被放在"陛下"的位置，那是在母亲的眼里，在别人看他的目光里他变为国王，而在现实中他从来没有像在那个时期那样地依赖于别人和一无所有。

---

* 格拉迪瓦，是弗洛伊德 1907 年的著作《格拉迪瓦的狂热与梦》中的一个人物。——译注

我熟悉的莫尼克走进我待着的房间,一直地朝前走,她的举动就好像没有看见我,我于是感觉自己被否定了。比被伤害还要厉害,是被否定。没有被看见,也没有被认识。我克制自己不喊出来:我在!

但是没有被看见,也没有被了解,这也可以让人很舒服。不出名自有其魅力和可爱之处。在众多的陌生人中做陌生人,没有人来询问,等待,没有人向你要求任何什么。只有宁静。这有多让人亢奋:我什么都不是,一切都是可能的。

每人都有自己的"自恋情结"。(narcisson,这个[法语]词是从德·木赞那里来的,他不无调侃地加注说,精神分析学家身上的这种东西要特别发达,他本来可以加上作家和话剧演员,但这是不言而喻的。)自恋情结,也可以说是一个器官的名称。一个极敏感的器官,我们自己的脆弱的"花",时隐,时现:"那人多自恋!"我们可以很快地从别人那里看出来,看出他们的自恋情结,但是我们却看不出我们自己的那一种。

这个自恋情结,它来和我们的存在相混合的时候,便成了一个致命的器官。通常我拒绝一部来稿(这是给专业读稿人的任务),是因为我在稿子中感到作者在寻求把自己的全部交付出来,把他在平常的生活中无法表现的所有交付出来。让我拒绝接受他的理由远超出他的作品,我拒绝受理的是他的存在。只因为以后他的花会凋谢。

害怕闯入。对有些人说来,所有精神分析的介入都是闯入,深入,但是这样的闯入借助的是沉默,不理解,漠然,敌对。如果来触摸我的自恋,我就说我会淹死的。只有它在保护我。禁止使它失落花的本性。特别是,禁止从我这里把它摘走。

忧 郁 症

《特雷乌词典》

(1771)

下降(Dépression):物理学的术语,用来说明一个物体被另一个物体挤压和压迫时发生的下沉。

在外科医学中,同一意义上指人脑由于某种外来的原因所产生的下沉。婴儿的颅骨,由于质软,会产生下沉。

从精神学讲,指低落,低头。

《罗贝尔词典》

(1972)

下降:由于一种从上往下的压力或由于一个另外的原因而产生的下沉,下陷。

地理学:指地球表面上的下陷部分,低于海拔并且一般来说被海所占据。(楷体字是我加的。——作者)

这些凹地始终是深度不一的,这可以使人区分出一个浅

海沉积区或者不足3000米的凹地之上的全部水区，一个从3000到5000米深的深海沉积区，以及一个包括超过5000米深的大海沟的深不可测的区域。（巴隆，《一般地理》，IX）

地面下陷，指起伏不平的地面下降的部分。

气象学：测定气压下降：大气压下降后，测压表上的水银柱下降。

医学：病态的精神状况，其特点为疲倦，消沉，软弱，焦虑。有关精神下沉的极端形式，请参看：抑郁，猝倒，麻木。

经济学，政治学：以消费萎缩，股市下跌，商品贬值，商业滞缓为特点的危机。（楷体字是我加的。——作者）

在上述词典的定义中，所有的都已经说明了。下降，下沉，下跌，贬值，滞缓。精神分析学家和他们的患者还能说出别的么？语义学上都是一致的，不管是物理学的，解剖学的，地理学的还是经济学的。暗喻他人是一种什么学说？

那个叫巴隆的人写了关于海洋下沉，一个很有意义的提示。他划分了三种区域和不同的深度。今天，每个人提起自己的"忧郁"，其实都还只是在"浅海沉积区"。

忧郁的最深处就是"深海区域"了么？

一个女朋友刚刚做完一个摘除器官的手术，她尽一切所能去面对现实。她跟我述说她的"器官的忧郁"。我们的某个器官，我们身体里的物件被摘除的时候，忧郁侵入了我们？或许"精神器官"把我们体内所有的器官凝聚其中。或许我们所有的忧郁都仅仅是器官的下陷。

乡　愁

首先，是斯塔罗宾斯基教给了我们一个在 1688 年由米卢斯的一个医生创立的智慧的词（*nostos*：回归；*algos*：痛苦），用来定义一种疾病。一种奇怪的病，它所打击的是经受军事生活制约的士兵——这里指的是瑞士雇佣军——他们远离自己的家乡，自己的高原牧场，自己的奶牛，自己老家山里的鲜活空气，他们拒绝吃饭，任自己死去。

乡愁的俗称：想家。因为离家而生病。承受流放的痛苦，梦里回乡，没有指望，承诺被等待太久，回归终未实现。

是这样，但是这个家乡是什么？说到家乡，我们所想到的与其说是一个空间，一个地方，或许更不如说是一段时间？对时光 *Nevermore** 的乡愁。对永不再来而感受到的痛苦，拒绝改变已被摧毁的现实，对具有毁灭性的时间怀着软弱无力的愤怒，那时间不仅仅流去：它在摧毁一切。

我的村子，我的社区，我的街道，都不再是它们本来的样子了。别人把它们改变了，把一切都毁了，也包括我在内！谁是这个无名的别人，难道不是非人性的时间干的么？谁是那个“我”——只想服从自己的时

* 永远不再，原文使用英文。——译注

间,喜欢改变但是只想自己去做,自由自在地改变?那个有人性的时间。

我们支持这样一种看法:乡愁在对过去(“过去主义”,骂人的话)的依恋中,寻找失去的童年,童年的时光充满想象,他却流落远方。毫无疑问是这样。但是我认为对家乡的乡愁有着另外一个根源。他不是把家乡理想化,而是对现实转过身去,对正在死亡的东西转过身去。他的愿望:无论到哪里——不管哪块大陆,哪个城市,哪种职业,哪一次爱情——他都能找到他的家乡,那个生命诞生和复活的地方。乡愁所怀抱的欲望与其说是希望一成不变的永恒,不如说是希望日日常新的诞生。

于是流去和毁灭的时间力图在一个仍然存在的地方展现它的理想面容。家乡是对生活的一种隐喻。

厌倦生命

忧伤不就是一刻间的忧郁么？在忧伤里面，没有沮丧，没有下跌。不是一种情绪，一种状态：情绪处在低潮。不好也不坏。忙自己的事。发呆。

时间死亡了。有些人憎恨星期天，“节日”，空无一人的街巷，商店的金属卷帘门，铅色的天空。

忧伤扼杀想象。

我大概把忧伤和烦恼混在一起了，两种拒绝的方式。我忧伤的时候，是因为有什么事被拒绝了。我烦恼的时候（我更喜欢说是烦恼掉到了我的头上），是我拒绝所有可能的馈赠。

厌倦生命（*Taedium Vitae*），比厌烦还要糟糕：对什么都没有兴趣。没有品味生活的兴趣，没有品尝的兴趣。我们的每一种感官都可以成为味觉的器官。事情的悖论在于，事物顷刻间的那种味道竟是画家笔下的静物给我们还原的。还有维亚尔*（Jean Édouard Vuillard），包围我们的味道。

---

* 维亚尔（1868—1940），法国画家。——译注

有什么比一个忧愁的孩子更让人忧愁？是谁停止了他的冲动?

孩子烦恼了:因为他不再相信幻想的力量。突然间他不再玩儿了。但是他不去做学校要他做的作业。不,不再有什么能吸引他。他预示着成年人的**百无聊赖**。

失望和令人失望

他告诉我说昨天晚上朋友家的晚会让他失望。我问他对那个晚会期待的是什么。他说不出来。但是他失望。

会不会有一种没有等待的失望，那个等待并不知道自己等待的是什么，等待不被等待的东西？其实，晚会和他所预料的一样：一顿美餐，一场愉快的交谈，等等。一个漂亮的晚会，但是令人失望。也许少一个让他心跳的女人，或者没有听到些能让他发怒的讲话。这个男人经常责怪自己太安静，责怪自己给自己安排了一种什么都不缺少的存在。“我的生活，从哪方面来讲都是成功的。”

他继续讲。他记起过去他的学生手册上的评语：“优秀生，方方面面都令人满意。”那时候他为此而自豪。可是今天，他说，这让他不得安宁。让他的老师满意，让家长满意……“过去我该是多乖，惟命是从！现在我不想让您满意，不想向您表现出我是个乖乖地接受分析的患者以求得到您的保护——这样不是让我更加失望么？”

让别人失望，怎么能做到？他那时候大概有十二岁。他欣赏父亲，“最好的、最正确的人，永远顺从我的要求，从来不发脾气。”于是——

已经是挑衅性的了——他走到父亲跟前突然打了父亲一巴掌。“就这样，没有什么理由，但是我要这样做。”之后，在父亲惊愕的目光下他泪流满面。这事后来从没有被提起过。好学生好儿子继续他的道路：“方方面面都令人满意”，偶尔的时候，有隐隐的失望——因为没能让别人失望过。

在拉丁文里，*deceptor* 指欺骗（笛卡尔的机敏的天才）。在英文里，*to deceive* 指的是诱骗，欺骗。欺骗他人的等待。那个女人总是对自己说别人使她失望了——在爱情里，在工作中——她也绞尽脑汁去让别人失望。于是是男人们不安了：“到底我少了什么，才会让她老是把眼睛转向别人？”——“她很自信，真想把自己当个什么人物？”

为了不失望，是不是应该什么都不等待？生下来就没有幻想所以也就没有幻灭？从一开始就已经醒悟了？我经常这样想到 R，他永远不会忘记一切都会死去，事情来来去去他听之任之，不去愤怒也不抱怨。但是这个生来就大彻大悟的人却可以为了什么都不是的东西而喜出望外：一池水面上倒映出的天空，一条对他撒欢的狗，特别是，特别是，在街上看到的一个女人两条修长的腿或一对隆起的乳房。

假如我们的母亲不曾让我们失望，我们就不会接受生活意外地献给我们的任何东西。

好 难 过

这是一个过去的词。我相信从来没有听到它从我的患者嘴里冒出来过。它过多地被童年的时光浸泡了？我们都不愿意这样承认，哪怕是可以否认它的时候，哪怕是在母亲以为猜出了我们的心思，朝我们俯下身来关心地说："噢，好难过！"的时候——母亲有时候也会猜错，我们也并不愿意被我们真正应该得到的东西所安慰。

今天还有谁敢说为爱情好难过？为了减少创伤，我们说得更多的是"爱的失望"，这不是指那些相信精神分析学词汇的人，他们认为精神分析学走得要更远："分手的恐慌"，"做埋葬过去的工作"，"失去对象"。

不对，我听到过有人说了一次"难过"这个词，一个男人，刚刚被他的女朋友（同居女伴）突然赶出家门。一个岁数挺大的男人。也许正是因为这个，他说出这个儿时的用语没有不好意思。我问他为什么来看我，他的回答是："我好难过，我现在正处在艰难的环境里。"

我没有忘记这个"*在……里*"。像被囚禁在监狱里，囚室里惟一能陪伴你的是难过。没人理的孩子难过了——我们不指望他会叫唤——

因为这个难过来自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他害怕自己的生命缩减为一种悲伤，害怕自己孤独地死去。

心 死 了

“我是一个死孩子的孩子”。

话说出来冷冰冰的,像是把自己的身份——姓名、职业——都降低了。它把我一下抓住了。从我们第一次谈话他就已经说过——而且说得很明白:“我想我从来就知道这个”——他的母亲在他出生的几年以前曾失去过一个孩子,于是,以(精神分析学*)的观察方式来看,他就注定成为一个替代的孩子。他的母亲,不,他的父母,会立刻就这件事平平淡淡地说,我们不也都是当做替代的孩子吗。大概从我的脸上看到了轻微的惊讶,他继续说:“如果以为一个孩子可以使自己的母亲满足,那是幻想。让孩子来占领一个位置,谁的位置?什么位置?怎么能知道?总之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从来没有希望使我的母亲满足,从来没有想为她而存在,而她代表我的一切。”这是些非常醒悟的话,就像人站在了事实的面前。

然后他微笑着说到了他的职业生涯:“我有一个姨妈总是喜欢说,‘永远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我多半是听从了她的嘱

* 此处为译者加注。——编者

咐：同时做好几件事；这样，如果我在一个方面失败了，我还可以投入到另一个方面。”我后来听说他的爱情生活——那是爱情么？——也是同样的搞法。女人对于他来说是不是也是做替换用的？是不是他这样做是为了永远不被抛弃，不去守丧？

现在所有的这些安排都不行了，他为了这个才来找我。他和女人的艳遇都失去了味道，他的工作成了没有意义的事，他认真地做，但是心思不在里面。心到哪里去了？心不再跳了。“我什么感觉都没有。”很奇怪，他让我感觉到他自己没有感觉到的东西。

我听着他说，脑子里想到安德列·格林（André Green）在他的一篇最为出色的文章里面曾经说到过的“母亲的死亡情结”，指的是那些母亲们完全沉浸在死亡的哀伤中，突然间，没有任何预兆，她们对自己的孩子们，那些活着的孩子们“不再做任何投入”，而只想着死去的孩子。窗被墙封死了。

然后，这样的话说了出来：“我是一个死孩子的孩子。”这比听到一个人对我说“我是一个母亲的死去的孩子”还要让人不安。他不再有父亲和母亲。没有人把他创造出来。他甚至不是个做替代的孩子。他只能尽可能近地在这个陌生人旁边，在这个没有生气的占领者旁边，在这个永远在那里的缺席者旁边。命里注定的忠诚。

对于这个患者，我不可能把自己关在死一样的沉默中。

眼泪，呜咽

他的表情很难过：他太容易掉眼泪了。一部情感电影，一支爱情歌曲，甚至一支爱国歌曲都会使他的眼睛潮湿："这真的很蠢，但是更蠢和更让人丢脸的是，遇到真正伤心的事我却无动于衷，包括那些本来应该让我难过的事。您瞧，比如上个月我的兄弟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可是我什么感觉都没有，这对我像没事一样。"

"您的兄弟？"

这是我第一次和这个人谈话。他看上去和蔼可亲，面带笑容。还太早，或者说还没有机会能让他说说这个兄弟……比如说……他们之间的竞争，过去他曾想让自己的兄弟死，还想过别的，等等。这样说吧，有时他自己被感动，他很容易落泪：因为感到自己被温柔地爱着（电影、歌曲），感到自己在欢庆加入一个群体（一支爱国歌曲），对于他而言，没有什么别的比这些更让人心里发热。但是，还有什么比承认那个让人耻辱的暗地里的快乐更难呢？于是，只有无动于衷，保持中立，什么都不表现，他甚至可以伪作彬彬有礼，在某些场合加上一些必要的动作和语言。仇恨，有如愤怒和嫉妒，都写在脸上，使脸变形。

眼泪在眼睛里，眼泪流下来，热的眼泪，化成泪水，化成温柔的液体（女性的？）：“哭吧，这会让你好受些。”母亲都这么说。过一会儿，母亲又说：“把眼泪擦干了吧。”

我经常好像弄懂了是什么让人流泪：回忆一件让人心痛的往事，或是太美丽的往事，想起了过去伤人的话，残酷地回想起被侮辱的经历或者是那句带着讽刺的话：“你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这是一句少年时挨人家刺的话，在那个年纪我们被人当做一回事，那是多么幸福。有的时候我搞不懂是什么让那个女人那么容易就掉眼泪。我不去问：“您为什么哭？”她不知道。还是不要被软化：表现在外面的激动不是真实的表现。它的过分的明显可以有欺骗性。有那么多精神分析学家认为感情是不能复制的，其实它会撒谎。（歇斯底里的人靠损害我们和损害他们的亲人来玩这种游戏。）

温柔的泪水给人安慰并且让见证它的人为之动情，让他们从中分享。

剧烈的哽咽。突然间的痉挛，控制不住，无法预见。呼吸困难，气喘嘘嘘。内心受到突然的袭击。没有防卫……整个被震撼的身体弯曲了，断成了两截。突然而至的一连串的打击。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护自己。是什么在我们的体内迸裂了？我们要把自己藏起来。于是它突然间停止了，像一场轰炸突然地停止了。

于是没了眼泪，也没有可能的欺骗。

雅克，一个那么聪明能干的男人，他喜欢嘲讽，什么都骗不了他，尤其是他不骗自己。他坐在沙发上，突然哽咽起来。那一刻我明白我们终于达到了什么——比真实更远：被隐藏的寂寞无助的心境。

折磨人的器官

无休无止的折磨。肝部疼痛。好像有一根针扎在腿上。疲劳狡猾地侵遍全身,侵遍我的整个存在。脑袋像被夹在钳子中间。是个瘤子吗?是转移到骨头里了吗?是个搞不清楚的病?这都是那些器官在折磨人,从我们的体内发起进攻,轮番闹事。我们以为可以对它们置之不理,它们却要向我们表明它们有权利被承认,它们有特权被认为和未成年人一样至关重要。它们要求自主,要求有发言权,要求走出沉默,它们对我们说:“我是存在的,你是要依靠我的。依靠我们的是你,我们在为你服务。”

神经衰弱(Hypocondrie),嫉妒的爱情。我只能相信一些征兆,然而没有任何征兆是可信的。它们互相否定。指示剂只显示极端。我是征兆的奴隶。疾病的征兆。爱的痛苦的征兆。无可救药的激情。只有他/她是我被折磨的因由,只有他/她能把我治好。但是怎么可能呢?就是他/她折磨我的呀。我徒劳地在痛苦中寻找治病的药。

就这样我屈服于一个对象,对于它我不能有任何控制。我倾心于它,我被它制住了。我的爱同时也是我的折磨。

神经衰弱:我的器官折磨我。我的器官:在我身体里的那么多东西成了敌人,现实的,潜在的,毫不留情的攻击者。我现在是它们的猎物。

嫉妒的激情:她向我隐藏了什么东西,她跟我撒谎,她有自己的生活而我的内心却只有她这个对象,我把自己和她混在一起了。我被占有了,这样我就把她维持在我的心里,她不能被我占有,她于是成了折磨我的亲爱的器官。

男人以为他爱的女人离开了他——她是他的女人，她属于他——于是就患了神经衰弱。

老　了

女人们：就是失去了所有的吸引人的机会，也还是要买考究的衣服，漂亮的鞋子。镜子呈现给她们的一切让她们醒悟："我很难看，我变得难看了。"化妆，伪装。努力在镜子里美丽吧。还不到12岁，她们就已经开始了：嘴唇太薄，屁股太肥，头发卷得太厉害。

做祖母，对于她们实在是拯救。她们曾经是小女孩，然后是母亲，然后是祖母：三者同时。她们不再有生育的能力，但是通过她们人类仍旧继续，因此，她们并非不育。她们仍然是风姿绰约的女人，这对于她们也可以算是个安慰。最糟糕的是（对于男人来说）：面对一个**有诱惑力的**老女人（戈雅*[Goya]的画《老女人们》[*Les Vieilles*]）。

男人们：生命里的时间屈指可数了。他们于是后悔那些被自己随便打发的时光。现在是时光来打发他们了。他们在所剩下的时间里变得干瘦，对他们来说，这是死亡的发明，而不仅仅是镜子的发明。他们可以迎着死亡而去（战争，有风险的体育），他们拒绝让死亡迎面而来，他们拒

---

* 戈雅（1746—1828），西班牙画家。——译注

绝让死亡在岔路口等待。

不只一个人遭遇蜂拥而至毫不留情的疾病。他们仔细观察自己的所有器官,像对待被派来的敌人一样对它们深感怀疑。神经衰弱找到了他们,而在以前他们从来没有关心过自己的健康。他们说他们像一辆散了架的老破车。他们的脑子老也离不开那个想法:父亲死于心肌梗死,母亲死于癌症。

时间推移,渐渐增加身后岁月中——那眼前还剩下了什么?——对死亡引起的焦虑。我认为,这种焦虑折磨男人比折磨女人要更多。

总而言之这是我今天的印象。今天我先后接待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两个人都远远超过了六十岁的年纪。一个印象,仅仅是一个印象而已。千万不要把它变成一个理论!

告别小说

“这些病人的故事读起来像小说。”弗洛伊德为之惊讶，与其说感到高兴不如说因之而遗憾。如果说它们是故事，是叙述，确实像小说。做一次（精神）分析，并不是让人来叙述的。分析拒绝叙述，它像一匹我们要驯服的野马那样与之对抗。

经常是在我接待病人的时候，一部小说的草稿开始编织起来。一个生命的故事开始被勾画出来：童年，遭遇，送葬，转机，有影响的事件，社会圈子。有的时候我甚至提前看到后来要发生的事，仿佛在读一部小说，我那么坚信已经理解和抓住了命运的线索。后来，只要多几次分析，故事就开始乱了，可以看得清的东西让位于谜，而我也讲不出什么了。我看不到可能使这个男人或这个女人来做分析的动机（抑制，症状，焦虑……），好像我忘记了他们在众多的兄弟姐妹中的位置，他们的父母亲——他们还活着么？——他们的职业，他们的国籍。我不明白我面对的是什么和是谁。我们成了两个陌生人。他不再是病人，我不再是分析家。我们两人在黑暗中行进。

过后，风景会不再那么模糊，一些形式渐渐出现，然后让位给别

的形式，后面的形式使前面的那些变成不过是草图，精神分析在其中一个形式上最终完成：其实就是这么简单。面对那些来回重复游游荡荡的话，那些翻来覆去的话，有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讲事实，讲事实吧"，在大光其火中我忘记了，为了接近事实，不仅要走千百条路，陷入千百种绝境，我们还应当承认，我们之所以要借助于事实，仅仅是为了不去看运动。这个运动让我们活跃——思想的运动，语言的运动，梦的运动，记忆的运动，话语的运动，欲望的运动，但它是无法言传的，它至多可以被回忆（在这个词里有*声音*）。传达一次精神分析的运动，可能么？至少要有个条件：另一个人的声音是通过我自己的声音听到的。

分析，或许也是小说的结束，有的时候，它是写作的开始。

梦的叙述抹掉了被幻想的梦。精神分析的叙述抹去甚至毁灭了精神分析。

"我们的*再制作*（我要在这里强调）搞成了多么大的浪费！精神大自然的艺术品被我们不可救药地摔成碎片！"写这句话的是弗洛伊德，他在他的关于人面对老鼠的故事里这样说。然而在我们的眼里，这个故事是多么成功，多么了不起的成就！

精神分析现在时

读路易-勒内·德福雷*（Louis-René des Forêts）的《奥斯蒂纳托》（*Ostinato*），我停留于下面的这句话："不曾是，现在是，它只是要求有一点点的时间，任自己随语言流动而去，然后重新浮出水面。"

怎么才能更好地说出精神分析的时态？不用"曾经是"，而用"现在是"（移情[le transfert]），把自己抛进语言的流动中（这是基本规则），使被压抑的回到表层复活（la reviviscence）！

拉康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讽刺精神分析学家强调这里和现在，*hic et nunc***（凯诺[Queneau]后来把它重新命名为"时下的衬衫"[liquette ninque]）。拉康的讽刺没有错，如果说重新穿上这时下的衬衫，就是意味着要把自己的注意力惟一地只放在现在的关系上——同时让自己的解析也随之服从——并且只关注两个人的关系，即分析学家和他的病人（巴林特***[Balint]的心理学所谓的两个

---

* 路易-勒内·德福雷（1918—2000），法国作家、画家，《奥斯蒂纳托》是他的代表作。——译注

** 拉丁文，此时此地。——译注

*** 巴林特（1896—1970），英国精神分析学家。——译注

心理躯体[la *two bodies psychology*])。这就意味着否认和**现在**同时的还有穿越那个人但是并没有找到停止点的转移的运动;这也意味着否认**现在**中还有现在与过去的交错,它们的区别没有显现,我们所处的既是现在也是过去。

但是不理会那件"衬衫"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否认。做精神分析并不仅仅是重新回忆自己,它不是用填补空缺来重构自己的历史。神经官能症的所谓转移是一种**现在的**神经官能症,它具有双重的词意(它是现在时的,它实现现在,也就是说寻求实现曾经没有实现的)。

我差一点忘记在讲到《奥斯蒂纳托》的时候讲述那个"语言的流动",它是根本的。这个流动,有的时候太快以至有翻船的风险,更经常的是很慢,它让思想朝前走,让记忆醒来,让我们静止的心灵活跃起来。

我认为,写作和分析都是任自己而去,两者虽然方式不同,却都是把自己交付给语言的流动。

化　身

文字还是皮肉？犹太传统还是基督教遗产？应当优先看重“文字的一刻”——拉康，弗洛伊德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还是对这个前所未有的悖论，这个神秘（我不惧怕用词）发出疑问，承认它做为化身的必要性？

有人仅仅从字面上理解弗洛伊德的文字，不然就“奉之若神明”，对它们做“学究式的诠释”。有人仅仅关注叙述梦的文章，却忘记了：梦，是一种来自别处的显现，一种宣告，它首先做在梦里。有人在滔滔不绝的话语中提取有意义的东西，却不去倾听语句中的呼唤。呼唤经常被话语忽略，然而经常是它让话语向前流动或者向后退潮。可以把“完全另外的一个人”做为接收转移的人吗？可以因此而否认接收它的人也是而且首先是这个倾听我跟我说话的男人或女人吗？我听到他们呼吸，我爱他们，我想让自己被他们爱，我通过他们把一切都想象在自己身上（我给自己做分析），我看他们，而我看到的他们是那么不清楚。是什么使词语获取了形式抓住了身体并且不仅仅做为感觉的持有者？是什么使弗洛伊德的思想在他的要求、他的矛盾、他的运动中达到并远远超出

于“做**文章**”，使他创造了一部**作品**，创造出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有生命的机制而不是僵死的文字？

希腊的神有权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动物的或人的外形，特别是在他们的爱情对他们有益的时候……装扮：借来的衣服，简单的给人幻想的服装。上帝的肉身——化身为基督——是一个真正的肉身，它痛苦，它会死去，它有性别，或者说它有性欲（见约瑟夫·莫因特[Joseph Moingt]，《思考的时代》[*La temps de la réflexion*]，VII）。

去崇拜文字还是关注化身的奇异性，二者中我选择后者，因为负载在这个词里的一切比一个词的意义要广和远。不，我不选择：我拒绝把两者分开。应该让动词变得有血有肉！

是不是我被基督教影响的比我以为的要多？可是我的宗教教育曾经简单而短暂，我的家里只有几个女人被我看做是“笃信宗教的人”，后来我才明白她们的笃信中有很大的困扰性精神病的成分。

我从来没有能够搞清楚——这反而更好——梅洛-蓬蒂（Merleau-Ponty）在他最后的写作中所强调的**肉身**的定义。因为肉体不是观念。它是语言的视野，它是圣子（Logos）最后的关注。是的，化身证明了圣子和肉身可以结合在一起，胜过相遇。

对于精神分析者来说，可以说无意识是那个隐藏起来的上帝的世俗版本么？难道只有当它显形，当它在那里，当它存在但又无法让人进入其**自身**的时候，我们才能触摸它，看见无法被代表的它么？

顿挫与断开

不要混淆，即便 *caedere*=断开。

顿挫，字典上的释义：“在一首诗里一个加强音节之后的歇息。”（我记得在拉丁文的诗里要用一条斜线标明而且它的位置并不都是明显的。”）

断开，它却指中断，断裂，切开，明确而突然的分离。断开：阉割？失望？让人得不到满足？顿挫，休息的时间，在加速的音节后面——在一次会议期间强调的内容——的停止，一段运行的减弱，以后再次加强。类似于性高潮过后欲望的下落？

顿挫标明了节奏，指出在持续中的一段空歇，把间断记录在不间断中。

有的患者感觉到自己要和他们的精神分析分手（一场分析的结束，两次分析之间的空间，假日）好像是一次痛苦的分割。可以说是生命的一个器官被摘除了。另外的人把分手当做诗中的顿挫：在危机阶段暂时平静的时刻，在移情中过分的内容可以平息下来。让我每次惊讶的是，在漫长夏季的中断以后，和他们说话就像是昨天才分手。

我们需要一种持续，它被保证，完美无缺，没有错误，没有失误，这样的需要意味着什么？为什么面对分离我们这么害怕？为什么要这样去抓住它？（巴林特把两种情况对立起来："奥柯诺式的逃避者[ocnophile]抓住他们的对象不放，费罗巴特式的态度[philobates]，则准备向前逃跑。*什么是中位值线？）是不是如果不可靠的物体不是实际地在那里，就总是有消失的危险？我要求他在那里，伸手可以够得到他，他为我随时而来，让我爱他，让我向他进攻，让我从他得到滋养……消失=死亡。也许是罪：是我把它杀死了？

不容忍分离是不是来自于这样一种感情（这个词很弱）：我的存在犹如千钧系于一发？如果线松了，它自己就会断裂，然后就是跌落，崩溃，我不再存在。然而，我自己所感觉的却是相反：线在拉紧到极端的时候，会有断裂的危险。

有两种体验缺席的方式：或者它占据所有的位置，或者它和存在连接在一起，（消极地）重复地放弃不可回转或（积极地）重复回转。

*ocnophile 与 philobate 是巴林特的学说所创立的两个词，分析人在焦虑时的反应。——译注

框　架

不知道多少次我听到正在做（精神）分析的分析家说："我坚持维持了整个框架。"也就是说：在分析场次的数量和时间上，对更改时间的要求，对于改变由于"正当"原因而取消分析场次的付款，对寻求咨询等等我没有让步。

维持一个框架，对，即便有时我希望有一些灵活性。对于做分析的要求——让分析能够进行，划出一个"活动范围"——和僵死性而带来的困扰不应该被混为一谈。我认识一些精神分析者，他们不敢在自己的诊所里变动任何一件东西，如果他们要接一个电话，就坚持用一种不变的声调（他们的声调都一样，可以说是从坟墓里面出来的："对，我正在忙。"）特别是什么都不说出来，什么都不让自己露出来，好像把自己隐藏好了，就让人什么都看不出来了。

框架：肯定是让精神现实充分占据位置的必要条件，以便使运动印在思想、记忆和说话中。画家需要一块有限度的画布，才能使一个风景无限显现出来；才能使一盏灯不是一个物体，而是无限的光的源泉；应该有一个戏剧舞台，才能使一台戏也成为另一台戏；摄影的艺术很大程

度上建立在取景的质量上。只有梦境里的缆绳松开了,和外界断开了,才可以让梦醒来,让梦向四面八方漫开。

必要的条件而不是足够的条件:框架可以让人分析,但是它不生产。把它的维持和它的日常存在做为主要的关注,对于分析来说这只能是一个保护的栏杆,用它来抵抗对限制的惧怕(没有边沿,就没有限制)和面对*无形体*的惧怕。

在有些患者中有一种对称的害怕。对框架的维持也是维持他们自己。只要有丝毫的改变,到了他们那里就是对崩溃的害怕。其他一些人则相反,不断地对它不满意,不断地揭露它和向它进攻。框架也抓住了他们,但是他们抓住的是这个词的另一个含义;他们抱紧它们就像格列佛在小人国被铐住了手:它意味着一种控制,一种服从,一种不能容忍的"被动化"。

不要去寻求给框架赋予一个普遍性的定义。它的意义因人而异。最为经常的是框架没有被做为问题提出来。若泽·布莱热(José Bleger)曾经这样指出:它被做为支持、支架,而我们只有在它自己发生改变和它断裂的时候才能看到它。它"总是在那里"并且"让人看不出来"。

这个不被人看到的"总是在"代表着什么?这是个悖论: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恒定性来让我们的内心"移动"和改变位置?

面 对 面

（在做精神分析的时候）“您让他躺下还是您和他面对面？”这是我们这一行的习惯问题。这个问题经常沉重地负载着这样的先决条件，即只有躺在沙发上才有真正的分析，“面对面”的分析只是一种精神的治疗。我拒绝接受这个等级的划分，因为我反对把精神治疗与“支持”、“安抚”、“修复”连在一起，我反对因此认为精神分析其实对患者更好的存在漠不关心。认为面对面排除了对移情的分析是错误的——其实移情本身是可以分析的……（毕竟它把自己分解让自己展开而不是让自己固定）。

那么区别在哪里？其他的方式也是从这两种方式之间的区别而来的。当患者和精神分析者选择了面对面，他们并没有忘记他们在对着某个人。即便他们互相并不对视，他们却谁也没有看不见对方。这其实是两个存在（présence）。

还有另外一种姿式——长沙发、扶手单人沙发——当然也还是两个人，但是，怎么说这两个人呢？他们被放进了一个括号里。通过分析者

个人,那个被指定的人,是 outis*(外在的人)。在这个“人”那里,汇合了所有的面孔,所有的年纪。这个“人”可以代表这个父亲,这个母亲,如同可以代表一只窥视的眼睛,一个阳具,一个洞,一个垃圾桶。

与我面对面的那些患者,我很容易在记忆中保存他们的故事。我感觉自己很了解他们,理解他们,我能看到是什么使他们痛苦。而且我觉得他们也了解我,猜得出我的喜好,看得到我的限度。我们互相有一种依恋。到了我们分开的那一天,有一个便离开了另一个。

患者最后一次从长沙发上起身,穿过我的诊室,穿过通向楼层大门的小玄关,那一刻他会感受一种激动,当然是,但是这个激动有特别的意味:那是一种快乐,那种要离开一种有点像“两个人的疯狂”的快乐,同时也混合着伤感。

* 尤利斯对西克罗布的回答,源自希腊神话。——译注

寻找意义的男人

他属于那种我们说的想要和精神分析学家寻求认同或者努力地做（精神）分析功课以赢得喜欢的人（这里，接受分析这个词是对的）：根据一个梦去合作，对细节做特殊的关注，尝试着去解梦，到最遥远的童年去寻找让现在有这么强烈感动的原因，在原因之间把一些没有明显关系的细小的事件联系起来，去询问为什么这么顽固的头疼，为什么整夜的失眠，为什么约会的时候迟到几分钟会这么不安？那个男人对自己给自己的回答不满意，他得走得更远，他得去寻找。

我先是以为他有着驯服的脾气，服从我预料中的等待。其实不是这样；他在寻求意义的时候放进了太多的发狂的热情。如果我没有感觉到他这么不顾一切，我会去伴随他去寻找。可以说这是一种求生的需求。

从我自己来说，对照之下，我想到我有幸经历过的对事情的意义毫不在乎的时刻：我在街上走，无所谓——瞧，天下雨了！——我坐到一个咖啡座上——瞧，出太阳了！——我买了些苹果和梨，和一个朋友聊起天来，对友情没有太多地去想，对聊天带来的新鲜的快乐也没有去多想，我睡觉的时候不去想什么叫睡觉。

我真想跟这个男人说："您别这么折腾自己。"或者，更俗一点，说："别这么累，没完没了的。"

意义与无意义并不对立。与自己为难，"绞尽脑汁"，到头来给无意义赋予了一种意义。意义与无形体和空洞相对立。

于是我以另外的方式倾听这个不能容忍空洞无意义的人，对他来说，所有发生在他身上的事都应该具有一种意义。**具有**、**负载**、**具备**：就是说有过一段以前的时间，一段**空洞的**时间，而且在更以前，也许有过一段意义还没有失去，它还在那里，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空洞这么让人害怕，这个无形这么威胁人，它到底是什么？于是我想起这个男人跟我说过他的母亲，她在别人没有意料到的时候从极端的暴力变为无限的温柔；他的父亲在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光彩照人，但是面对他却没有一句话；他的姐姐在一场"荒唐的"事故中当场死亡；他的孩子在玩没有任何规则可言的游戏，"像疯子一样"地玩，突然不玩了，有一股"说不清为什么的"伤感，孩子倒在了床上。

我能做到给空洞无意义找到一种意义么？意义的开始？我对自己说我应该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找，不满足于几个画面，我应当追寻一个漫长的耐心的道路，永远朝着越来越多的意义而去，责无旁贷。

轮到了我被追求意义的寻找所吸引。是因为它展现了无尽无限？

敏感性种种

敏感性，它从我们的哪位精神分析大师那里来的？从克雷佩林*(Kraepelin)那里，从克雷奇默**(Kretschmer)结构精神那里？这都是些有意思的人，敏感的人，我们不太知道应该把他们放在什么位置上。应该说他们的敏感超出了一般人，还是说他们会转变成妄想狂？不是，他们并不是去建设一种妄想，他们并没有把他们在这里那里所发现的奇怪和可疑的东西组织成什么体系。不是，他们并不是简单地比别的人更容易接受对于所有在敏感的世界里一切能够被记录的东西——像一部照相机里的高敏感度的胶片。只是他们很快地把自己的发现，或者更确切地说自己的感觉变成信号，或者更恰当地说，变成迹象。他们把不确定的信号王国扩展到他们确信的可靠的边界之外：这个微笑，它们是勉强的么？这段奉承话是从嘴边来的么？这个过路人很可能是个敌对的人，那个人会讨女人喜欢，这个朋友，他对我的喜爱也许是爱情的一种呢？

---

* 克雷佩林(1856—1926)，德国精神病学家。——译注

** 克雷奇默(1888—1964)，德国精神分析学家。——译注

精神分析促进了敏感性。患者:“您开门进来的时候看上去不是很高兴;您对我厌烦了;我听见您和我前面的那个患者笑;我看出来您有病。”从分析者来说,总是准备去**解析**,去给无意义的东西赋予一个意义,去把所有的东西排列在一起,把本来相隔很远的事情凑合到一起,去在事情外面的表现中寻找所谓藏在里面的东西,更不要说他明白地宣称他对**隐喻**给予关注。

嫉妒的人是敏感的,他注意所有证明他被欺骗的迹象——他并不老是错的;热恋的人也是敏感的,他注意所有证明他被爱的迹象——他经常搞错。

敏感的人,他们嫉妒的是什么?他们对爱的追求是对谁的?他们缺少的是什么样的保证?在他们看来,无足轻重的感觉是没有的。

这怎能不让我们想到**孩子**?他在母亲的脸上窥视自己被爱的迹象,只要母亲在,就给他带来无比的快乐。他没有语言能力,但是他用自己的观察做为语言和一个符号的世界,他被迫让不说话的种种迹象去说话。

如果要拿来什么,最好是拿来一些敏感,不要太多,这要好于麻醉。司汤达(Stendhal)不是怀疑狂,但他是热恋的人,他可以表现出嫉妒,他对“敏感的灵魂”充满柔情。

线圈游戏（到处可见）

有一位老人，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会死去，还有一个孩子……那位老人没有用眼睛观察的爱好，很久以来老人用白天来倾听，用晚上来写信——有很多人和他通信——或写文章，我们是他的弟子——我们有好几千人——我们把他的文章一读再读。我们以为理解他的文章，可是我们却总是重新去读它们或者是它们又重新回到我们这里。

老人有个小孙子，对其偏爱有加。老人虽然有六十多岁了，但是他的母亲还在。有时候他甚至希望自己在母亲之前死去。

他知道自己得了一种病，一种医生治不好的病。一战刚刚结束不久。死亡的阴影还在，况且阴影对于这个男人始终都在；他自己的死亡。他不停地跟自己宣告他会死去，他尝试过所有的方法阻止它到来。

他要自己没有幻想，他很快就去揭露它们——特别是揭露宗教，它对死亡的承诺——但是他远远没有对激情无动于衷；有一个主要的激情让他为之忙碌：猜谜。在他的一生中他猜过无数的谜。现在，他正好又在一个新的谜的面前：一个小小的什么都不是的谜，这一次大概只有他一个人发现了这个谜，它让他产生强烈的迷惑。一岁半的男孩给他一个

谜。男孩子还不会说话——他只会重复几个词,周围的人只是勉强明白他——但是他发明了一个特殊的游戏,让大人们一点都不懂。

男人读了很多专家们关于孩子游戏的研究。他没有在里面找到答案。于是他自己做观察。恰好有一个合适的时机:有好几个星期,他和孩子还有他的父母亲要在一个屋檐下度过一段时间。

没有比这个孩子更乖的了，他母亲离开他的时候——有的时候要离开好几个小时——他从来不哭，他不打扰他的父母亲，他很听话,换句话说,很服从——他命里注定要听从大人的要求,不让他做的事他不做,大人说什么就做什么。也许他希望表现得这样的乖就可以放心能得到爱,恐怕就是这样。

这个可爱的小家伙一直这样听话，直到有一天……他让自己周围的人都感到意外：他把所有自己能抓到的玩具都扔得离自己的床远远的;他一边扔,一边从嘴里发出“嗷、嗷、嗷、嗷”的声音,像是很高兴。然后事情越来越明白,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我们的观察家开始注意了,谜正是在这里,他没费什么力气就把它解决了:在孩子的玩具中有一个木头的线轴,上面绕着一根线,他不停地把它从自己的小床上扔出去,手里仍然攥着那根线,然后又把它拽回来,嘴里欢呼着“哒——哒”。消失,回返。

关于这个线轴的游戏，精神分析者们和哲学家们没少做过评说。现在轮到我了,我抵抗不了那种快乐——我不是要在里面加上我的注解而仅仅是在描述它,同时我却并不知道我是站在小男孩还是站在弗洛伊德的立场上。这个游戏,我们也可能比我们的孩子周围亲近的人们更了解,更懂得这些“**这回好啦**”,“出发啦”之类的话语,因为我们不停地在玩这个游戏。

或许我们一生所做的只是把线轴扔出去，去**那边**，然后把它拽回

来,到这里!那里和这里(我想到科琳娜·埃诺多[Corinne Enaudeau]的书),这就是梦!这就是语言!是我们所有所有的努力:去抓牢我们不能肯定抓得住和留得住的东西!这就是(精神)分析,就是复现表象(représentations)的游戏:因为没有那个复现表象而痛苦,而那个复现表象也从没有停止寻找和要求。

那根线是那么脆弱,它把我们连在另一个人那里,连在生命上。它要是断了——存在只系于一发间——生命就死了。如果那个线轴不回来了,那个孩子会感到什么?

过了一段时间,小男孩的母亲去世了,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小男孩没有表露出难过,弗洛伊德自己却被悲伤深深地打击了。这一次,小男孩不再做游戏了,他怪母亲么?"要走就走吧。我不拦你。"他这样做是在报复她么?

我差一点忘了弗洛伊德的书此页最下面一行的一段评论(这样的评论,有如在一篇报告中被丢弃的东西里,经常藏有珠宝):孩子长时间地呆在孤独中,他找到了一个聪明的办法使自己从一面镜子里消失。这样的时刻让我想起温尼科特,他对拉康弯曲了"镜像阶段"不满意,他把母亲的目光做为我们的第一面镜子。这个目光直接地对着孩子,然后又突然地转向了别处,别处是什么?孩子不知道而母亲也不知道,母亲首先是个女人——这一点,本世纪末的温尼科特丝毫没有考虑到——母亲也不知道么?

应当肯定的是:一个母亲消逝,一个女人消逝,我消逝。苦恼:他们会回来么?

我会想起来，它让我想起来

忘记一个词，一个梦……找它，却找不到，它会让我重新想起来的。我们很难接受在我们身上经历的那些曾经是我们的东西会突然地远离我们，突然地昏厥，隐去，消失，留不住，死去。最终掉落在遗忘中。

精神分析的快乐是被忘却的回归，飞散的梦突然重现。

她常说："我想起那个来了。"那个是中性的。然后那个不在了。那个指的是父亲。不是因为他死了，而是因为她那么想让他在的时候他却不在。她想让他看着她，让他跟她说话，和她一起玩。总之他总是走了，甚至他们两个人在一个房间里的时候，一个埋头在书里面，一个埋头在不给予她的里面。

对于女儿们来说，有没有缺席的父亲？

"我想起那个来了"，这也是父母中的一位去世之后，孩子们分遗产的时候，一件被秘密地或被大声承认的事情。如果我不敢要求得到所有，至少我要得到我的那一份，我的那一份的全部。她们好像是回到了算帐的时刻：孩提时代的过分的要求，不断的失望，被掩盖的强烈的失

望。（只有死能让杀人的欲望重新出现……）是的，我们生于同一个母亲。不，是我的母亲。你说是我们的父亲，不是，是我的，我是他的女儿。他爱的是我。

父母们怎么做？怎么使每个孩子都相信自己是他们的最爱？怎么能只满足于那句习惯的话“你们两个我都爱”？

J 的丈夫没有向她掩盖他和 B 的恋情，丈夫以为这样会让她安静下来，就对 J 说：“可是我爱你，你们两个人我都爱。”还加了一句更重的话：“只是方式不一样。”J 摔门而去。

我永远做不到

多少次我听到他们说这句话，这不是一句埋怨，而是确认一件实际发生的事。

“我精疲力尽了，我永远坚持不到放假，做不到按期还贷款，写不到我的书稿的最后一个句号，画不完这幅画……我永远成不了一个好的网球手，今年夏天我相信我游泳游不到河岸那边。我永远没法理解我这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好几个小时听那些糟糕音乐的女儿……我永远没法真正地去恨这个行为丑陋的男人，我永远不能感到跟这个女人合得来，可是她给我快乐，我也给她快乐，但是我感觉得到对她来说她要的不是这个，并不是这个，对于我，也不完全是这个……我永远结束不了我的精神分析，我永远什么都做不到。”

是不是儿子在诉说他没有能够得到他的母亲？是不是想取悦父亲的女儿在抱怨？我永远做不到是因为过去我没有能做到。

要做到什么？有什么等待要去满足？即便知道做不到我们仍然不懈地去满足的那个人是谁？而且我们知道，如果满足了，那就是一切的终结。

"我永远不明白有那么多的民众在挨饿,那么多的孩子被饿死,而我们却在开心地大吃大喝……我永远不明白为什么最富有最强大的人对权利和金钱最贪婪……为什么没完没了地打仗,为什么有这样的仇恨,有这样的摧毁的欲望……我永远不能理解这个世界。我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上帝把我们抛在这块土地上然后这么快就朝我们杀过来。"

连自己都没有能力理解自己的我们,如果理解了世界,我们就不会属于这个世界。

名的缺席

他是谁?我认识这个人,我曾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到底在哪里?出版社?我们共同的朋友那里?他是街道里一个开商店的?昨天那家餐馆里的招待?我过去的一个患者?

还有这个女人是谁?是上个星期我乘高速列车时坐在我对面的那个女人吗?她像是与我在格勒诺布尔(Grenoble)有过一夜情的那个D吗?那已经有多少年了?十年?二十年?我去那里是为了做一个讲演,她坐在第一排,我是为了她去做那个讲演的,我寻找她的眼睛就像寻找一个过路的已经消失的女人。我可能搞错了,不是D,不是高速列车上的女人,她可能是大街拐角那家花店卖花的女人。“您好,太太。”

没有办法给这些面孔安上一个名字。没有办法认出他们。不清楚,一刻间的慌乱,让我在自己的记忆里胡乱地转悠,几秒钟的功夫我竟然到了各种各样的场所,让自己重回过去的种种年龄。这就是我的朋友马克斯·多拉(Max Dorra)所称的“转移真实”(transrelle)吗?

好了,我认出来了。那个男人是保罗·德·鲁,如今很少有的让我感动的诗人;那个胖女人,满脸笑容的那个,是46号看门的,还有那个在

街那头拄一根拐杖的男人，他是我在马塞纳（Masséna）中学时的一个同事，我们有四十年没有见面了，我们会互相问很蠢的问题："你现在干什么？"

重新的安定瞬时间实现了：辨认，在时间和空间里确定位置。

混乱停止的时候失去的是什么？梦一样的思想？游荡的思想？思想有好处——把我们带到别处，让我们狼狈不堪，让我们四处游荡。然后一旦我们能够确定一个名称，我们就又清醒过来。我们知道了，我们相信自己知道自己到了什么情况。这都写在了卡片上，在计划里，就像在导游手册里说的一样。我们不再迷路。

在精神分析中，也是一样：迷失，然后我们能够重新说出名字，辨认出真相，我们就重新得到保证。是的。但是我要重复我的话：在给出这个名的时候有什么东西丢失了？

我在名的缺席中看到机会。

如果把这个想法反过来，它很快就成为了暴力：没有名，自己的名字被剥夺，有什么能比这个更不人道吗？被缩减为一个号码，一个抹不掉的号码，一个被纹在手臂上的号码？

我去歌颂名的缺席，这让我感到无地自容。

童　年

绿色的天堂或阴暗的地狱，金色的年代或痛苦的年代（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的说法），我们对自己的童年千倍地喜欢。有的时候，我们喜欢做为孩子的我们，总之是我们的童年。

在罗兰·巴特给一部童年叙事做的序言中我读到这样的句子，它把对童年的爱说得清楚明了："童年在时间之外，它是时间的乌托邦，是一个非日常的或者还可以说是个不是生理意义上而是虚构意义上的年纪。"

对一个童年的依恋，与其说它是对一段已经过去的时间的乡愁，不如说是被这个非日常所吸引。它把我们维系在虚构的领域，一个只属于我们自己的领域。

时间之外的童年和时间之外的无意识，两者是相近的。

同一天我在科莱特*（Colette）的一篇小说里读到了下面一段话："强大的感官的天才创造并滋养了孩子的视觉，这样的视觉却在一次

* 科莱特（1873—1954），法国女作家，作品大多描述爱情的快乐和痛苦。——译注

又一次的衰弱昏厥中奇怪地死去。”我们的童年所吸引我们的（之所以是**我们的**是因为我们身边的儿童在我们看来不那么可爱）也正是来自这里：那个时间，经常是无声息的时间，被我们感受，观察，没有知识和词语的屏障，我们的感觉都是清醒的，我们去感觉，去看，我们发明着世界。

记　忆

有可能回忆对记忆是个屏障，而回忆却声称将自己置放在记忆之中，它被记忆珍贵地保留而不受时间的侵蚀（人可以随意呼来一堆堆的回忆=有出色的记忆力）。但是，我相信回忆的储存与记忆的工作是相对立的，比如梦在一些奇怪的联系中所进行的工作，比如说精神分析所导致的工作。一些微不足道的事件和场景回来了，一些已经被忘记的感觉突然重现了，而且不仅仅是重现：是复活——即便是这样的重新记忆，它距离那个无声的记忆，距离造就成我们自己的那种品质也还是遥远的。

记忆特别增强（hypermnésie），是指进行记录的记忆特别肥大，它集中所有的能源以便什么都不忘记。我曾经督导过一个精神分析者，那个人可以不做任何笔记便向我报告出每次分析的全文。他的患者在我眼里从来不是只存在于僵死的文字表现。

忘却是必要的，这样才能给时间以厚度，进入具有敏感性的时间。埋葬过去，失去，与自己分离，这些经历实际上是把我们从重新体验中解脱出来进入真实。一个记忆要求自己决不忘却，那它只是一个死的记

忆。一个活的记忆要求遗忘。死的记忆把什么都记录了,只有今天不能被记录。

超能的记忆,失眠:它们是姐妹。记忆在我们心里,它在睡眠中,它是我们的沉睡的水。

回　　忆

回忆我们珍贵的幸福时刻，回忆我们的光荣——我们的奖杯——回忆我们刻骨的耻辱和侮辱。这些回忆都在，随时都会醒来。如果它们睡去了，它们也只是在浅睡中。它们的流放不是最终的。

回忆突然间重现，出乎我们的意料。它的突然重现经常在精神分析的时候发生："我从来没有再想过。现在我想起来了。"如果它可以重新回来，是因为它没有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那个世界离我们还远，它只是被抛弃在一个角落里，像一张老照片被丢在抽屉里，像一封信被搁在一边。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它没有被压抑。用弗洛伊德的语言来说是：预意识，而不是无意识。快乐有了，它来自重新记忆，多于来自**回忆**的内容。鲜活的快乐，重新回到记忆中，重新遇到自己。过去没有死去，我还活着，我始终是那个在那一天在那一秒钟里曾经是的人。**回忆**这个词告诉我，人可以把自己重新聚集起来，把散去的东西重新汇合为一体。

被压抑的回忆，无意识的回忆是不存在的。被压抑的和被隐藏的在回忆中都变了性，与它们有关系的是连接，代表，痕迹，它们过来在回忆中置放和凝聚。一个回忆是由多种条件决定的。它是我们的回忆的幻

影，对我们无比珍贵的空中楼阁。

压抑的壁垒处在复现表象的中间。它们的作用是阻止它们中间的联系。自由结合的规则旨在建立其他的结合，使网络多元化。它挑战回忆，它捅破它的**屏幕**。它把地毯上的图案拆开。

阅读的方式

我们不停地读，特别是我们都市人，就是我们不翻开书，不买报纸，也有街道名，商店名，广告牌，交叉路口的灯牌，路标牌，等等。我们注定非做这些符号的读者不可。现代的世界，都市的世界到处都是符号，我们到处要给予回答。当我们不知道符号的意思，或者当那些符号不确定而我们又必须做出解释的时候，我们就会慌乱（比如说在国外旅行的时候）。

在爱情中，在发烧的嫉妒中，我们感到潮水般涌来的符号（普鲁斯特，阿兰）。我们想知道，想知道我们应该抓住什么。我们努力去读一张面孔，我们想让它是一本打开的书，一点一点地让我们读懂，让它不跟我们隐藏任何东西。读一张面孔，读思想——这是惟一能够避开提问“你在想什么”的办法——是对这个问题，不得不做的骗人的回答；读梦，进入到阿尔贝蒂娜睡眠的深处。无法满足的要求：符号揭开对象却不把它揭露。

阅读这个词现在像通货膨胀。我们说读一张卡，一张透视片；在足球赛，网球赛上要能读出对手的游戏。还有人教我们读一幅画。

阅读的经验不是这样。它恰恰与之相反。读一本书，让自己被书带走，同意在异化——“奇异”——和获取的双重运动中任自己被牵着走，放弃学习译解信号，放弃学习解释图像。在解读上，“文字的”批评压低了阅读的感受：解码，破译，发现意义……罗兰·巴特承认阅读的快乐，把它命名为**文章**的快乐。作者也许制造了一篇文章。但是给我快乐，让我兴奋，让我被震动的不是文章。

我们曾经有过：有时候我们重新体验到和我们童年时一样强烈的感动，那是当我们躺在床上，钻进一本书里，任自己沉浸在其中的时候。忘却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现在，我们的家庭。不再听到我们周围人们说的事情。母亲责怪我们：“你会把眼睛读坏的”，那一刻眼睛正在睁得老大，看着那么多的世界，我们不知道的地方，让人担心的人物，难以置信的奇遇，还有让我们时而害怕时而高兴并且让我们为之终身堕入情网的女人。

阅读的经验预示着（精神）分析。两者都是传送，移情，去自身之外。两者都是异乡人的考验。最接近自己根的异乡人。

任自己被俘获，带走，不再看到自己周围的一切，不再听到任何别的声音，除去那些声音，那些来自“后面某个地方”的声音。

作家之前，有行吟诗人。小说之前，有故事。写作之前，有语言。诗歌在语言之前让我们相信词语很可能就是那个事。

精　确

“文科”和“理科”两者长久的对立，从高中起就被制度化了，在我那个时候人们偏向文科，今天人们偏向理科。我的老师很早就让我明白我没有“理科的脑子”：数学平平，对自然科学一窍不通，对化学公式老是撅嘴。固执的脑子。无法翻越的墙。

但是轮到翻译希腊文或者英文，我就根本不缺少必须的素质——逻辑的思维，准确，对精确的关注。那么还是没有任何能力对付抽象？没有能力相信被感觉的被看得见的和被看到的距离太远的符号？但是，在上哲学课的时候，我却可以自由自在地走进“具体”的世界，距离极远的世界，而且，我那时终于对代数发生了兴趣，而几何的空间概念却让我晕头转向。

我们不应当在知识的美德或缺陷中去寻找被这个或那个学科吸引或与之抵触的原因。寻找应当在对象本身，在我们给予它的特质中：可爱，敌对，麻木。我们对它有兴趣或者没有兴趣……我喜欢塔西佗或柏拉图的文章所给我的抵触，我讨厌理科的切线，向量，化合价所给我的

抵触。我用圆规很笨拙,但是却津津有味地玩赏 Gaffiot* 或 Bailly**。这个女人吸引我,让我亢奋,让我梦想。那个女人让我麻木:让我觉得没有一点意思。面对这样的女人,我只有一个想法:躲开。而对这个女人,我想把她抢走,抚摸她,抱住她,和她一起笑。我会不会把我所学会的所有那些内容都和女人们相比较?一边是永远的坏脾气,一边是无穷无尽的魅力,让人永不疲倦地追求。

今天,我写的一些精神分析的文章被人说成不太学术***,更偏向文学性。我接受这个批评。但是在我看来,这个批评建立在一个错误之上。一切都取决于对文学如何理解。

对于一个精神分析者来说,如果做文学(或者更糟糕的是“在文学里面做”)使他避免去接近要说的和要掩饰的事情,去用一种有意诗化的风格,去掩饰精神分析者要面对的激烈,动荡,难以置信的现实,吵嚷与愤怒,安静与呐喊,那么可以说这是贬意的。但是我们能不能超越回顾去做些别的事情?在**回顾**中,我要倾听,呼唤,让它出现,让那个声音变成可以听见的。现在的和遥远的声音同在。声音的移情,移情的声音。

没有可能的精神分析的观察。分析,就其对象的实质而言,不可能是观察的科学。这至少有三个原因:1. 分析与描述和讲述都不尽相同。2. 其对象不可见而又已经构筑完成,**被发明**。(此处含发明的双重意义:和已经存在的宝贝,一个有时侯被隐藏的东西再次相逢;从未有过的制作。)3. 这个发明是两个东西的产品——能不能说两个思想?两个无意识的人? 两个精神架构? ——它们进入共鸣。

---

*Gaffiot,拉丁语法语字典。——译注

**Bailly,希腊语法语字典。——译注

*** 指《精神分析学词汇》。——译注

但是我仍然欣赏观察。我欣赏它，确切地讲，如果它的确是一个"美好的观察"。自然主义者,昆虫学者,绘画者——还有精神分析者,在过去——都是能做到的。一个美好的观察避免去发明任何东西,它把我们的目光忽略的细节指给人看,它被固定在整体的形式中,如果它可以把眼前的对象冠之以名,便可以因此而满足。

如果讲分析,对精确的注重是移动的,它要求其他的方式。用别的话来讲就叫做注重准确用词,准时到位。它努力地,通过书写,把话语的运动和节奏转移到语句的运动和节奏,有如断裂的运动。在这一点上,它是忠实于梦的：梦在选择图画去说出自己所负载的东西的时候它从来不是模糊的,没有别的能像它那么明确,是它的叙述使它模糊。严格地像诗那样极度的明确,哪怕它不是出自马拉梅之手。

梦,诗,分析:精确的科学。

我对拼写对句法非常之注意——到了这么一种程度：如果我在一部手稿里的每一页都碰上一些拼写错误，我就立刻把它丢在一边——我在这种事上看到的不是学校带来的习惯,它关系到的是词语的正确,也就是给被命名的东西,给事物的躯体,给它们的血肉以正义。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会把一个拼写的错误等同于截断一个身体一张面孔一棵树一朵花。从某个角度来讲,我在其中看到的有如一场谋杀,一桩罪行,一种亵渎!我只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才把自己当做事物本身,是不是至少词语不应当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说了又说

乡下的小房子，秋天的晚上。主人为了让我高兴，请我来听他录下的一个电台里的对话。“你听听吧，这是好几年前录制的，但是它可能会让你感兴趣。”

先是那声音我辨认不出来，一个哲学家的声音——我听见他提到黑格尔，布郎绍，梅洛-蓬蒂—— 一个可爱的声音，因为这声音很显然对他的对话人很关心。那个对话人，我没有马上辨认出来，那就是我！是我的声音，我认为它被改变了，在收音机里老是这样的，但它就是我的声音。

我惊呆了：面对麦克风我所讲的——突然间，本来已经完全忘记了这次谈话的我，重新看到了录音棚，重新看见了哲学家脸上的线条——都是我已经说过，并且写过的。更糟糕的是：那正是我几个星期以来在这本小小的书里所写的，是我本来要认认真真地称之为“正在诞生中的思想”，就是说其中大部分我在五年前就已经提了出来，相信是即时想到的，其实在那一天，我已经在练习我的曲谱，一练再练。

第一个假设：我重来一遍，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可以再说。而且，更进

一步说我从来没有什么新鲜的可以说。

第二个假设:重复并不是老调重弹。这是众所周知的:也许我总是在说一个相同的事情,而且有的时候差不多是相同的词,但总是从各种不同的道路去环绕一个惟一的中心,一个无法找到的中心,可以说它只是通过它的缺席来存在。事实证明:我和每个人一样,在奋力去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那个去抗争,它永远是同一个但是却又不同。这就是分析。

这样我就稍微地得以放心。毕竟,我并不准备重新读自己的东西,更不想重新听到自己的讲话。

喜　　欢

喜欢自己的患者:对于我来说是(精神分析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我看得出人们会怎样反驳我:不就是为了反过来得到回报吗?不就是一种保证自己被他人喜欢的方法吗?其实如果我不认为是那些束缚他们的症兆:抑制、重复、强烈的自恋,使他们被自己的神经官能所监禁,如果我不相信这些只能用“朝……运动”来表述,即便这个运动的目的是摧毁——自我或对象,那么我无法明白我怎么能把那么多的时间和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把我的生命中这么大的一个部分用来倾听他们的诉说,把那些东西当成自己的,但是并不把自己融合到拉加什(Lagache)所说的他们“个人的世界”。

对生命的力量下赌注。

我会比我所相信的要更具有医生素质么?我这个医生不接受“治愈”的要求,而是服从一种更强烈的需要——惟一的目的是要使生活更容易过,更可以被承受(这在很大的程度上迫使人屈从)。使那个人自己感觉到并且愿意活着。我不太知道我自己想说的是什么。没关系。

比沙*（Bichat）有句至理名言："生命是所有对抗死亡力量的组合。"他是对的，但是从我的品位来看消极过多了一些。那么应该是什么意思？柏格森**（Bergson）所说的"生命的冲动"？这样积极又太多了。弗洛伊德，他选择了一个拉丁文的词：里比多（libido），教堂里的神父们对这个词并不陌生：里比多可以走向许多的对象，既可以走向了解，也可以走向报复，它是移动的，不在一个地方久留，它游走着。它朝所有的一切走去。后来，它转向一个小小的希腊神。厄洛斯，比起里比多要更文明而且更使人文明，最终，更少一些不驯和野蛮。厄洛斯的到来指引和唤醒沉睡的普赛克***（Psyché）。厄洛斯是活跃的，快乐的。而里比多是毒恶的，它宁肯去死。

喜欢自己的患者：这是一个条件，为的是让生的欲望回到他们那里；让所有的事情重新有了它们的味道，至少为了让"对真实的友善"——喜爱色彩的画家这样说——超越敌对和放弃。

喜欢自己的患者——但不过分，过分犹如一种恶，犹如毁灭自己并毁灭另一个人的一次爱情。喜欢他们，不同于甚至对立于他们，都是为了他们好。不对他们有任何要求，但是相信每个人心里的有生命的东西。

---

* 比沙（1771—1802），法国解剖学家、生理学家，病理组织学奠基人之一。——译注

** 柏格森（1859—1941），法国哲学家，生命哲学和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译注

*** 普赛克是希腊神话中以少女形象出现的人类灵魂的化身，与爱神厄洛斯相恋。——译注

治自己的病

这是让人精疲力尽的一天，分析一场接着一场，它们其实都差不多，他们所有人都是用车轱辘话来来回回地讲，我听过一百遍了。更糟糕的还有：我好像觉得他们重复的都一样，我分不出谁是谁，他们徒劳地放低声音，我还是觉得耳朵被震得发聋，他们讲的话没法发动我自己，我像被钉在自己的扶手椅里面，我为自己精神上身体上的僵滞而恼怒，我怨恨在自己这里找不到一个思想的起点，我看着自己手腕上的表，精神分析要是这个样子，对我来说就太不够了！我试着把自己从这个厌倦里，从这种被关闭的感觉中，这种无能为力的情绪中摆脱出来。我和他们一样，我感觉自己是囚犯，是奴隶，是被迫屈从的人。我既不好意思又愤怒，我抱怨：我受够了，有人在阻止我，阻止我做……做什么？去动，去梦想，去思想，去反对。去活着。这个画面来自一个被关在医院病房里的患者。门，窗，都是关着的。他被禁止活动。

我打开自己心里一扇很小很小的窗。先是提一个问题：是什么让我把自己这么关起来？是什么使我远离他们，排斥他们，让我尽管不相信但是仍然去想怎样永远地从这个倒霉的精神分析中解脱出来？然后就

是一些画面闪过,它们太快了,让我无法辨认它们,但是它们毕竟已经带来一股新鲜的气息,一股有活力的东西。突然间,我能够在一个画面上停下来了:一个男人,差不多一年前他来诊所就诊。他失去了自己的父亲,然后失去了母亲,是在几个月以后。他说自己并没有受影响——"他们两个人年岁都已经很大了,我心里应该有所感悟。"——但是他的身体不行了。他得了很糟糕的的气管炎,刚刚好,就又得了水痘——"一个孩子才得的病,我都这个岁数了,您想得到吗!"此后是眼睛,视觉出了毛病,然后是耳朵:"大概是个很恶的病毒。"

这次见面的遥远的回忆成了现实,就在眼前。我不知道为什么。

晚上,为了甩掉这个老也没有完的一天,我拿出了一本丹尼尔·佩纳克的小说,书里有发明,奇奇怪怪——而我今天正好在烦恼的重压下,没有任何发明的能力;我翻到其中一页,碰到了这样一句话:"经常发生的事,佩纳克的泰雷兹*说,在送葬以后,自己搞出许多病来。这是一种方式,让自己感觉到少一些孤独。可以说是把自己分成两半:照顾自己,好像自己是另外一个人。我们成了两个人:我是我,还有一个被我照顾的我。"

佩纳克的泰雷兹解释了那个男人:拒绝在自己心里做葬礼。然后他找到了我,那个时期他不断得的疾病不再陪伴他。他其实是想找个人说说话,让那个曾经在沉默中在他身体里行动的东西自己开口讲话。

但是如果这个敏锐的泰雷兹也来解析我呢?(我经常在一本书的词语里找到针对我的解析。)过去的一年没有让我轻松:我的年纪很大的母亲去世了,我遭遇到J的袭击——"凶恶的病毒"——我觉得是它在我的伤心里下了毒,最后,还有住在医院的日子,医院把人变成一个可怜的东西。在这几个月里我的患者们并不知道,但是他们的到来救了我。我

* 书里的人物。——译注

从来没有这样地发现我如此需要他们。我从来没有感到对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担心和他们的担忧我没有什么可做。但是他们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候像那时那样让我对我那个时候的痛苦不再注意。我对词语之外的专注从来没有像那个时候那么有活力,那么敏感。可以说容易感受:我那个时候易于感受,易于接受和发现在话语的后面活跃着的内在的种种运动。一个既是医生又是诗人(奇怪的结合)的朋友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比我表达的要好:"在对别人的注意中,在伴随那个人并且和那个人的亲人连接起来的运动中,我们能发现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实实在在的搏动,并且发现那个没有和我们一起开始的鲜活的生命所共同具有的流动。"

今天就不再是这样了。我是我自己,仅仅是我自己。一个单一,没有门也没有窗户。面对所有可能搅乱我的自我满足状态的事,我都会采取敌对的态度。

当我这样对自己做自我保护的时候,我准备随时说服自己,别人都是患者,他们守着他们自己的病,而我只是坐在我的沙发里,很久以来我不再是患者,我不再是一个接受分析的人。我忘记了这些男人和女人在用他们的方式来给我治病。他们在我的身上的"正常状态"中打开"口子",用这样的方法来医治我。分析和爱情一样,可能是惟一能把我们带到我们"自身之外"的体验。

工作的工具

对于一个从事某项职业的人来说,大概最好是要“有好的身体”:他的精神不能过多地处在混乱的状态,他的身体不能太不舒服。因为工作的有效性取决于此。但是,更经常的是,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工具,它和助理、中介人一样多:一枝焊枪,一辆拖拉机,一台电脑,怎么说呢?一个疲倦的“管理人”总是可以依靠自己的秘书——现在开始叫**助理**了。然后还有自动化,无论其价值如何,至少可以在无须人们进行任何操作的情况下自行运转。

一个精神分析者没有人去帮助他,也不可能借助于自动化。他工作的工具是他自己。而这个工具会在有的时候出故障。今天我可能是精神分析学家,明天就可能不再是了。我在这一次会议期间是,那一次就不是了。

这些中止的原因是什么?我这里所说的不是,至少像人们以为的那样,由病人们所引起的:烦恼,失望,被激怒。我所说的肯定是由于我自己,我说的是在治疗的时候我心不在焉,或相反倾情投入,没有能力和我的病人所说的事情拉开任何距离。由于害怕被别的事情分心。出于职

业的意识，我强迫自己待在那里不能走神。

走神？是什么？也许是外面在呼唤我：天气很好，我多想出去散步！多可惜，要中断已经开了个好头的文章！一天中我也可能有这样的担心：一个女病人连续错过了三次门诊，她不是很好，我的最后一次治疗做得不好，她在朝哪个方向去？我的儿子正在生病，不严重吧？

在，不在，我不在我应该在的地方。我应该在哪里？我应把自己放在什么地方？我应该朝哪个空间移动？

为了把自己留在这个地方，为了朝这个空间移动，我应当远离外面的现实，就像我应当和我的病人说的话稍稍地拉开一段距离，即从另外一个面去看，同时也从这里看。我不是每次都能做到这样，因为这要求我这边要约束自己，去付出努力，去给予小心翼翼的关注。

那么我的工作的工具是什么？刚才我写“我自己”，我想我是错了，是另外的我。这个我不再是我，这另一个我还没有被认出来。

精神分析者或者说没有工具的匠人，是没有才能的劳动者，没有优点的人！

人民代表

绝对君主，代表上天的国王，我们不能说他们是上帝或上帝的化身。那怎么说？代表上帝？或是它的全权代表？以它的名义在一个时期行使权力？是面对臣服主体的权力主体，有如众生灵面对造物者。他不是基督那样的上帝的化身。然而他是超越了肉身的“国王的身体”（请读坎托罗维奇[Kantorowicz]），是不可见的上帝的面容。

人民作为主人的出现导致了杀戮君主和上帝的死亡。头被砍掉了。这是对至尊至上的崇拜所做的嘲讽。可能是至上，至尊却绝对不是，是失去威严的父亲。

人民：一个实体，一个有着不同的、对立的愿望的个人所结成的集合体。没有一个人是人民，人民是没有个体的实体。它可以是至上的吗？既然他不是一个人？既然他不代表任何什么而只代表他自己，而且这个自己并不存在。（从根上讲“呼吁人民”，“给人民发言权”，今天人民被说成了“舆论”，都要进行探究。）那么，这个没有身体但是却拥有至上权力的君主就应当依靠那些应当代表他的个人们。他的议员都是人民的代表。

所有这些词——代表们,议员们,代言人们——都在弗洛伊德的词汇里找得到。

在我们的精神生活里与人民相等的词是什么?弗洛伊德用一个代词来指定它:这个。它只有两个字母组成,但是却远远溢出它自身,并冲破了所有的堤坝。

它不是一个主体,没有个性,没有名字。这是一口大锅——女巫的那口大锅,它给人信息,对所有的企图使它文明化的组织和机构嗤之以鼻。激情从这里涌出,还有暴力,还有疯狂。

人民只有当它的所有的成员在他们自己信任的被委托去代表他们的那些人那里不再认出自己的时候——还有别的办法么?——才能够存在。于是,它反对,游行。它去表现自己。革命:向集体行动过渡。结果:或者是陷入混乱,其结果是新的君主制度的建立,但它是不合理的(一个暴君做为个人君临一切),或者是一个新的代表制的介入,比前一个制度优越,可以使好几个反对派重归于好。

到了分析的时代:这个(人民)不愿意让他人代表自己了。它要有直接的权利,没有中间人,它拒绝那些代表们。它是暴君。

到了分析被搞坏的时代:我是说它的环境,它的仪式,它的烟花美景。人们要求应得的那些,人们没有耐心了。然而应当感受并且应当让人得到感受,这是一番考验,需要一段必要的时间。否则,分析仅仅是一个分析。

破　坏

破坏做为原则应当被纳入到教规那类的原则中——快乐、现实、恒久和涅磐——也被纳入基本的(生的、死的)冲动之中。

一个冲动的原则。

称之为原则，因为它调整着——以破坏的方式——整个精神机制的运转。

称之为冲动,因为它是一股力量,它有一个源泉,一个对象,一个目的。

这不是去推翻去毁灭的那种摧毁。“不是摧毁,” 她说,“而是破坏”,她这样去做但是并不声张。为什么是“她”?因为我已经看到过这个原则仅仅在女人们那里执行?假设:有些女人非要让她做的分析得出结果,生出一个由两个人合作的孩子,看着那个孩子发展,成长然后自立。或者她们说:您别以为我欠您什么。或者:您希望我好,我并不喜欢。

在自己的位置上抵抗。破坏但是不粉碎联系。不割断。拿出那么多的力量去破坏但仅仅是为了让战斗持续。

精神分析者会失望和气馁。他坚信获得了一个进步,而且他有了东

西可以来展现它的信念。分析“行了”，获得了明显的进步；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耐心，一寸一寸得来的，可是眼瞧着就完蛋了。全完了。

让人奇怪的正是这样的分析，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最感兴趣的分析抛进失败。都是些难对付的案例：敌对的沉默，愤怒，激情。

破坏：打碎机器的工人，破坏火车的抵抗运动分子*。分析被看做是利用者，占领者，滥用过分和非法权利的人。针对的是谁？是什么激起人对可能的入侵和控制那般激烈的拒绝？在占领的力量后面所隐藏的是什么？

母亲和女儿之间的决斗永远没有终结么？那么父亲呢？每次她们俩毫不留情地争斗，他去试图给两人进行和解，结果被抛在一边。（精神上的）乱伦对所有的禁忌都视而不见。

* 指二战期间法国的反法西斯战士。——译注

恶　　人

特莱拉(Trelat)医生大概没有特别地去在意那些严格遵照精神分析原理的分类方法。他是19个世纪中期巴黎萨尔贝提埃医院(女部)的医生。在他的著作《清醒的疯狂》(1861)中,医生毫不犹豫地在女性求偶狂,偏执狂,色情狂等病症的后面,放上了恶人两个字。

恶人并不是很容易被识破的，这是些被他们自己的激情所异化的人,被恶占有的人们。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把戏隐藏得很好,因为他们不乏魅力,因为他们甚至很会表现出一种很柔媚的优雅。(不要忘记了:好的医生,也许并没有那么好,但是毕竟,在女人们那里都是郑重其事的。)他们善于像骗子一样勾引人——否则谁去上当受骗?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时间去发现,经常是要吃些亏,而他们却在其中找到强烈的快乐:设下局,在周围的人中间制造不和与争端,诋毁,粉碎,玷污,摧毁。鬼使神差般的机智和聪明。

他们让人很不愉快地发现：在恶与聪明之间存在着一种很强烈的联系。至少是与某一种形式的聪明的联系,那种工于心计,转来转去,好人为师,先发制人的聪明。这是那种能让别人对他们的愚蠢给予信任的

聪明，而他们自己对自身的愚蠢却全然不知。在我的眼里，这种聪明与弗洛伊德的那种聪明不同，后一种聪明，辛勤地努力去思想，使那些可以造成障碍的一切——梦，征兆，神经质——变成可以理解的，同时仍然给自己没有明白的那些留下一个位置。这样的聪明既富有雄心——*Acheronta Movebo*（惊天地，泣鬼神）——又对这个“无法认识”的无意识充满谦卑，弗洛伊德是第一个指出无意识的特点，揭示出它的内容的人。雄心，谦卑，从不狂妄，从不蔑视。

存不存在一种恶意的聪明？写到这里我想到了罗伯特·斯托勒（Robert Stoller）对性的恶所做的颇讲究方法的调查。分析词汇术语被认为可以解释一切并被到处使用，对此斯托勒表现得——我非常赞同！——有所保留。做为一个行为端正的（好的）美国人，他需要事实，需要观察各种行为，甚至到洛杉矶的虐待狂族的俱乐部（令人可怕！）去游逛，当然是做为一个学者。但是做为一个好的临床分析专家，他想揭示的是隐藏在后面的幻觉。在他看来，每一种变态，那个千篇一律的剧本，都是被搬上舞台的幻觉（值得商榷）。

然而我从斯托勒那里得到的，却是另外的一种东西。是这样一个想法：变态的行为，无论怎样，都隐藏着一种施恶于他人，“使人失去人性”的欲望。这是使之亢奋的源泉。变态，仇恨的色情形式。变态和恶毒两者相距并不远，而我们卑微的可爱的单一变态者到底是什么？他们吞噬一切不惜将自己和别人摧毁的激情让那些高大的多形态变态者看了付之一笑。

我看得很清楚如何能够从别人那里看出乃至揭示恶的存在：如果我表现出我的无辜和心地善良，我想我就离开了自己的恨（卢梭）。不管怎么样，说没有人是没有恨的，说色情是与暴力同行的；甚至承认说

自己高兴去讲这个或那个人的坏话,甚至承认想去“撩拨”我的下一个情人(那其中的性亢奋不容否认),这些都是没用的。我很固执(瞧,在这个词里有“咬”这个词*,我是这么看的!有些人从根子上就是恶的。有些人,有那么几群人,他们像水泥浇筑一样是用对仇恨的爱造就起来的。

从某种小小的意义上讲,作为特莱拉的竞争者或者按照听我们讲故事的孩子的说法,我愿意把人分为两类:“这个是坏人。”“他呢?他是好人么?”(对于这个,孩子永远没有把握。)

在《密室》(萨特)中我读到过这样的话:“坏人需要别人的痛苦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为了感觉自己的存在,而不是享受。坏人不是一个撒旦。一个伙伴或一个同盟者对于他不是非有不可的。他要的只是毁坏。他经历过什么样的侮辱要来寻求报复?伤害,残害,伤人,在其中有他的胜利,一个苦涩的胜利,让人对他感到害怕,有时候会佩服他,但是永远不会爱他。

“只有恶人是孤独的。”(狄德罗)

---

* 法文中这个词由咬噬相组成。——译注

不停止的性交

如果说男人们发明了性的堕落——其性行为的纪录单并不是很长——仅仅是因为他们不能找到无终止的享受高潮的办法么？于是他们就委琐到发明身体（贝尔梅的娃娃），给自己想出各种各样的单调的剧本，去寻找让他们感到刺激的东西。他们会嫉妒鲸鱼和鲨鱼吗？那种所谓原始的场面除了米什莱（Michelet）没有别的（意象中的）见证人：

"这些如此可怕的动物，公鲨鱼和母鲨鱼必须互相靠近。自然给予了它们互相拥抱的致命危险。令人可怕可疑的接吻。它们习惯了吞噬，习惯了把一切闭着眼睛吞下（动物，木头，石头，不管是什么）。这一次，却让人叹为观止！它们互相地依恋。也许它们对于对方都是美味无穷，不会受惩罚的，它们满不在乎地接近对方的锯齿，它们的致命的牙。母鲨鱼勇敢地义无反顾地在公鲨鱼向她抛去的可怕的长鳍的拍打下，任自己被抓住，被制服。事实上，她并没有被吞噬。是她把他吸纳，携他而去。**两个狂怒的巨兽拥在一起，在好几个星期里一起行游，**尽管百般饥饿，仍然不愿离婚，也不愿互相离去，纵使狂风暴雨，仍然不可战胜地忠贞不渝地紧紧拥抱。"

这就是米什莱所写下的，在他的《大海》里。同是此君，在他最后几年的日记中，对他的圣母——妻子阿泰纳伊斯的月经和粪便给予了狂热和怪癖式的注意。毋庸置疑，鲨鱼的爱情远没有这般美妙。

为 什 么?

为什么这个男人成了抑郁狂?那个女人变得歇斯底里?这个男人成了变态? 而那个男人竟然不费力气就从中摆脱出来?

弗洛伊德所称的对精神错乱的选择对于我永远是个谜。溯其根源:冲突。是的。在其本质上,是那个焦虑,我们可以找到产生它的那个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回答它的方法。是的,但我还要强调:为什么是“这个选择”而不是那一个?

那么,为什么对于 X 来说是一种有被感染危险的事,而对于 Y 来说只是简单得像发给邮局的一封信?(有意思的是画面:一封信由一个人写给另一个人。感染的危险是没有名字没有口信的吗?)

小时候的**为什么**转移了。但是它在转移的时候仍然是它自己。我用自己的“为什么”提问题的时候,我是谁? 我的问题总是“为什么我们被**造成**我们现在的这个样子? 到底是什么? 谁把我们造成了这样?”

孩子所得到的回答总是搞不清,总是回避。再往后,人们跟他讲遗传基因,讲生物符号。还是没有往前发展什么。然后到了一个时候他不

再问“为什么？”而是满足于“怎么样”。

所以我今天的为什么大概是要被排斥掉的，多一点精神分析会轻而易举地指出其中的失礼和天真。我已经听到G对我说：“好了，我的孩子，以后你就会懂了。”

以后到来的

有些日子里我跟自己说：精神分析者的确没有发现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如果没有弗洛伊德，他们根本就不会存在。他不仅是他们出生时的父亲，也是他们学术的创始人，但是他们自己并不敢这样称他——而弗洛伊德自己并没有犹豫——他也是职业发明家，但是他们也仍然不敢这样说，尽管这也是他们的饭碗。弗洛伊德是我们的先人，我们只是步其后尘。我们是追随者。

结束了，那个具有冒险性的发现和与其相伴随的激情时代都过去了。我们有没有失去探险者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使探险者投身到未知的土地上，犹如考古学者面对重新被发掘出来的古物，燃烧的快感是在相逢的一刻。

然而有一天我正在为自己不过是追随者当中的一员而堕入失望的时候，在收音机里听到一个也是精神分析者的女人说："弗洛伊德由于无意识的发现而受到振奋，并且不仅仅如此，他也受到无意识者们的激励，有如今天的精神分析者一样。"这个说法正好在需要它出现的时候准时出现。她让我被吸引，她所说出的更多的是一种观察而不仅仅是失

望。当然,雄心不仅如此,它要更有局限性但是它仍然存在,而且富有生气。甚至可以说,在它勇往直前去表述无意识者特性的时候,它要更加接近人的和精神错乱者的惟一特点。

有的时候,我想别的精神分析者也会这样,我会想——其实这很讨厌——我做的不过是在已经被设置了路标的路上行走。如果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儿童性欲的理论或原始场面,死的冲动或被阉割的焦虑,也许我只能在一边讲出一堆话和画面。是的,但是如果我所学到的东西影响我去倾听呢? 如果我只是因为害怕自己搞错了而去死死抓住那些已经被命名——定义的东西呢?用我自己所知道的去解释,而不是用我所抓住的东西去解释,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解释。认知导致耳聋和盲目。

我从收音机里听到的说法很有吸引力,但只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如果这样粗鲁地把用大写来定义的无意识——它的运作方式和支配它们的"规则"——与无意识者们相区别,这是合法的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女人给我带来的爱情放在一边而把爱情的发现放在另一边么?语言不属于我但是我说的话却是我的话。当我成为父亲的时候,我便开始发明父性。

最初的开始是不存在的。弗洛伊德是后来才来到的。维也纳的歇斯底里患者们,小汉斯(Hans),喜欢老鼠的男人(Homme aux rats),都是由于自己的精神错乱给他们教会了精神分析。*不管是哪个领域,我们都是后来才到的,而且我们无止境地开始。每一次分析,不管我们实践的年头有多长,都是第一次。

---

* 维也纳的歇斯底里患者们,小汉斯,喜欢老鼠的男人,这三个"典故"都是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所分析的病例。——译注

Ersatz

经历过(二战*)占领时期的人都知道,*Ersatz*(代用品)这个词是指甘蓝,植物黄油,代肉制品,煤气发生器……你们想抱怨?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强!可怕的 *Ersatz* 是战败者要自己知足的东西。*Ersatz*,失败的下场,侮辱的下场,耻辱的下场。胜利者,占领者从我们的生活中拿走好的,有营养的。他们把——我们那时候认为——属于我们的偷走了,不用说那当然是我们的了——给我们一些代用品。我们在他们眼里是什么?不也是些 *Ersatz* 么?

我很固执,就用这个词:*Ersatz*.

可是米歇尔·克林斌斯基(Michel Grinbinski)来告诉我说:这个词在弗洛伊德那里也有,但是它对于我来说并不具有我所赋予它的那种永远消极的意思。他讲得还要更远,认为我们永远要做的其实仅仅是 *Ersatz*。我反对并且拒绝让自己被他说服,况且事实是让人可以信服的。

我赞同我们所寻求的代表词汇都是现在的替代的说法。但是我很

---

* 此处为译者所加。——编者

难同意这样的想法：我们整个一生都在找那些连起码的父亲都不是的人来做父亲的替代者。

但是有母亲的替代者吗?她即便曾经那么没有满足我,她仍然是惟一的。我想惟一的不能替代的更不能交换的甚至可能说是永生永世的人,就是(或者说我们的)母亲,我的平凡的母亲,我要赠予你送给你大写的名字。

工作(*Arbeit*)*

这个词比 Ersatz 更糟，糟得多！而它在弗洛伊德的著作里始终出现。工作(*Traumarbeit*),正在工作(*Trauerarbeit*),梦工作(*Bearbeitung*),艰苦工作(*Durcharbeitung*)……工作没有停的时候,哪怕我们在梦里,哪怕在苦难中。弗洛伊德,他没有错,是在我们身上始终没有停止过工作,而不是我们在工作;我们的灵魂从来没有休息过。帕韦斯(Pavese)的“疲劳工作(Travailler fatigue)”也没有说错。

但是,这并没有因此而使得奥斯威辛集中营入口处令人毛骨悚然的刻字“*Arbeit Macht frei*(工作使人自由)”让我感觉工作这个词在生理上都让我难以忍受。

也许是这个原因,当我的患者们说我们一起来“工作”的时候,也让我觉得反感。如果说什么都可以拿来的话,我更喜欢的是温尼科特所用的“游戏”——但这是一场让人痛苦的“游戏”。

我从内心深处反对它:不,分析不是一个工作。(它同样也应该让人去更加自由！)

* 半白德文。——译注

管　理

两个女人在一个咖啡馆里议论着她们一个共同的女友。“你觉得她怎么样？——一点都不好。——好可怜！——有什么办法，她不会管理自己跟死者的告别。”

跟死者——这个女人所爱的男人——告别，一个好的或者坏的管理的对象！管理自己的预算，管理自己的时间，甚至管理自己的焦虑，太过份了！管理自己的激情……请看，现在的商业词汇占领了我们内心最深处最朦胧的地方。

我为那两个女人不好意思，她们不知道人可以为痛苦而发疯，她们却能以细啜的方式“管理”晚间开胃酒。

有的时候我会在谈到弗洛伊德以后说到“神经的运转”，精神的“机制”。这样说并不使我尴尬。况且，承认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运转机器并且具有其特殊的处理方式，这是一回事。但是假如把这个“我”（甚至是把不管什么活人）与这个机器相提并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让自己活着，不让自己去跟死亡告别，也罢。难道要我去“管理”自己的告别，去学习和自己的痛苦“谈判”，去让人告诉我一个使用规则？那就拉倒吧。

显微镜望远镜

“连那些对我看到的真实(……)表示赞同的人也高兴地赞赏我用显微镜发现了真实,其实正相反,我是用望远镜来看东西,它们本来很小,因为它们在很远的地方并且每一个都自成一个世界。我在那里寻找伟大的规律,大家却称我为‘细节的开发者’。”

写下上面几行字的人是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弗洛伊德,另外一位“细节的开发者”也在试图建立“伟大的规律”(工作[*Traumdeutung*]的全部的探索意义就在于此),他会在前面这段话的纸背后签署他的赞同意见。弗洛伊德也使用显微镜,在布吕克(Brücke)实验室工作的那几年中他都使用这个工具。

对于普鲁斯特和弗洛伊德来说,显微镜望远镜是不是惟一的工具呢?

发现我们的眼睛所看不到的东西。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发现粒子,神经的网络。把神经的路程转移到精神之中:这就是从1895年的项目到《梦的解析》的过渡。*

* 这里作者所指的是弗洛伊德。——译者

看出别的东西，就是看。梦使看不见的变为看得见，让人把遥远的被遗忘的在很近处被看到。通过对梦所做的显微镜下的分析使无意识运转的伟大规律被发现。梦：我们的黑夜望远镜。

我们的眼睛有时候不能够或者不愿意看到，我们充满无尽的好奇，认为眼睛不好使，这对于我们其实是一大好处。

弗洛伊德给人灵感的时候

学者弗洛伊德,一生为求知的激情所指引;收藏家弗洛伊德,收藏梦、失败的行为和古代的人体雕像;占领者弗洛伊德,永远准备把新的领地(神话,宗教,艺术)收为附属自己的疆域;作家弗洛伊德,写下了《转瞬即逝》(*L' éphémère*),《有关雅典卫城的紊乱记忆》(*Le trouble de mémoire sur l' Acropole*)和其他值得发现的短篇;理论家弗洛伊德,跟他的女巫形而上学交锋;语言学爱好者和社会学先驱弗洛伊德,决定把所有表现的东西都解释为不具意义;"野蛮的游牧部落"的弗洛伊德,后来成为值得尊敬的人……还有许多别的弗洛伊德,他们全都构成一个人:不知疲倦的劳动者,永远地向前努力,穿过完全不同的对象,面对一个惟一的对象。这个对象不管他讲过什么,不停地对他进行抵抗:他肯定不是第一个发现无意识能力的人,但他是惟一把它改造成无意识的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也就是说在知道了它的不可捕捉和不能看见的特质之后,无意识变得可以读懂了。

他跟自己亲爱的人吐露真言:他的所有的工作或者说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受某种内心的需要所"驱使"。我们可以相信这一点。但是有

一篇作品却好像来自另外一种状态，这就是那篇《超越快乐原则》(*Au-delà du principe de plaisir*)。在那里面，不是弗洛伊德走向目标，而是对象朝他走来，给他以灵感。

得到灵感：被推动，蜕变，被某些领主所占有。劳动者，调查者，细节和文献搜索者，搜索运动的相反方向。

我们来回忆《伊安篇》(*Ion*)，《柏拉图对话集》中的第一篇对话中的一段，精彩的篇章——它和篇中的其他对话完全割裂，苏格拉底在其中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出色至极，有如一个审讯者，或者一个有些变态的分析者，他在那里只寻求把说话的对方困在其前后矛盾和不清楚的地方——这些篇章欢呼诗人的灵感，那些诗人把灵感传给吟游者——他的翻译，后者又把它传送给自己的听众：一连串的“环”。

直到今天我的记忆中还有从苏格拉底嘴里说出来的那些话，那是在激情中倾吐出来的其实被他自己否定了的东西，辩证学大师苏格拉底否认这些东西是因为它超越了他。他说了些什么来表述他的灵感呢？“失去了理智，失去了自己的认知能力，成为上帝的仆从，是上帝在说话，他让我们听到他的声音。他在那里。”(这就是诗人，但是，苏格拉底接着说，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做到同意自己这样地被剥夺——被占有。)“诗人们在那里说的是真理。”

给弗洛伊德的《超越快乐原则》灵感的不是一个希腊的神。然而，我越是读那篇文章，越是觉得它是在某种强大力量的召唤下写出来的——姑且称之为无意识罢——弗洛伊德把自己做为它的代言人。否则我们怎么能够理解《超越快乐原则》的历程中那个前所未有的特点……它把自己的作者引向终点的时候进入了一种昏迷呓语状态。所谓昏迷呓语，其意义在于走出常轨，那种昏迷呓语，弗洛伊德称之

为思辩，并且他承认自己不能阻止自己用这样的方式前进，他承认这个感觉比他自己还要强大，这是来自他内心的一种要求。

历程的开始没有给人什么大的惊讶。他通过了一些已经为人所知的“沟渠”，任自己走入朦胧。

快乐的原则不是像君主那样统治我们，我们知道，但是毕竟……感染性的神经错乱，我们也知道，是的，但是为什么在梦里又重新经历了那个故事？而我们并没有时时刻刻想着它。那其中有没有什么让我们去搞乱那个认为梦是欲望的实现的中规中矩的论点？还有那个孩子和他的那个线圈，见鬼，他为什么更高兴的是把它扔出去，这种高兴要胜过看着它被拽回来？为什么，其实这已经部分地被承认了：我们更喜欢被这样制约。在现在重复我们的过去——是的，更喜欢——重复让我们最痛苦的事情。我们依恋于我们的痛苦么？我们的、我们如此珍重的自我的“精神机制”的典型产物，它的结构是那么复杂，难道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活生生的总是被某个破坏所威胁的运载工具？

弗洛伊德的经验和他在许多年中所获得的认识都可以解释所有的这些，但是，它们并不足够。他徒劳地提起整套关于精神机制的理论，尽管是很扎实的理论，但是还剩下一点，或许比一点还要多：一个小土堆儿。这里无意识要显得少了许多的可理解可阅读可看清的特点，那都是弗洛伊德所曾经相信和要的：因为弗洛伊德遇到了**这个**。

他在这里所要寻找的不是用一个知识替代另一个知识，而是在**所认识的里面寻找不认识**。

于是，他越是前进，越是任自己的思想被逐一**引领**，“怀着好奇，这是他所告诉我们的，他想要看见这可以把他带到哪里。”他很清楚地预感到他不会用他的生殖细胞和他的让人难以置信的对死亡的冲动所做的鼓吹说服所有的人。这是个什么故事？战争，他的心爱的女儿索菲的

死亡，他的癌症让他昏了头脑？但是他还在继续他的"深深的梦"。他给冲动所赋予的"魔鬼般"的特点，是他的思想所承载和将我们和他一起承载的。思想和冲动：当领主来自祖国，它是独一无二的要求。

灵感：一旦从后浪漫主义的庸俗中解脱出来（"救命，我的缪斯，给我灵感吧"），就是一个有待于纠正的词，让·拉普朗什不会来跟我说反对。

被灵感吸引的精神分析——那是在昨天：费伦齐。他的源泉：婴儿知道怎样胜过大人。

一个被灵感吸引的作家——那是在今天：西尔维亚·热尔曼。她的源泉：圣经里的故事，还有，首先是她对看不见的一切都睁大了眼睛。

伟大的分离者

在一个好朋友家的阳台上，罗贝尔在给夹竹桃浇水。过一会儿，他要去自己的工作室制造一些古怪的东西。卡特琳在给受伤的猫医治，她照料着差不多全村的猫，这个村子还没有太多地被荷兰、德国和日本来的旅游者们所访问。放眼望去，我看见吕贝龙高地和橄榄种植园。那边飞着的那只大鸟，可能是一只鹰。我的脚下睡着一条狼狗，它更像一条狗，即便它是一条狼，我想象它会像巴路那样具有一般狗所没有的情感。我跟自己说，这一回这么说并不很愚蠢："这里是天堂。"

客厅的桌子上书被摞得高高的，我从里面抽出了一本。我在阳台上读了起来。是一本《创世记》，诗人让·格罗让做的翻译非常非常简单纯洁。

《创世记》：一连串的分离。

光明与黑暗的分离，夜与昼的分离，人——上帝的图画里所创造的人和他自己的分离，后来被从伊甸园里驱赶出来，最终脱离了一种纯洁与和谐的生活。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从男人的一条肋骨中，他（上帝）制造了一个女人，这便是性别的分离，然后

是与遗传者的分离:"人要离开父母。"性别的不同不是互相的补充,他引进了恨:"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和大地的美味的果实分离:"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还有,兄弟之间的分离:生死搏斗。父亲与女儿之间:乱伦。

如果《圣经》里的上帝是要让人的历史成为悲剧,那么人是悲剧中惟一的罪人吗?人们都说为了表明他是惟一的,他应当永远分离,永远地做新的划分。

需要洪荒——洪荒使得"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陆地和大海的分隔消失了,这在当时本是可以加以制止的,于是大分离者自己便安静了一些,有如回归到原初的时光,接受与人重新和解。"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

只有短暂的歇息。接踵而来的是众生相离,城市被毁,种种的语言混在一起,为使"人能够互相理解",还有割破男具以胜任联盟*。

我中断了我的阅读。我过一会儿接着读么?我更喜欢在这个具体的时刻任自己而去,在这一刻我感到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一切都处在和谐中,和草木,动物,我的朋友们,也许还有:和我自己。

人与他者分离。他把我们抛弃了还是我们使他缺席使他待在他的巨大的虚无之中?某些基督徒今天这样认为,以便不把他们的上帝当做对人类惨剧承担责任的人。

然后是疯子的时代,异化的人,然后是有灵感的诗人的时代,然后

* 此处可能是指行割礼以便适于结婚。——译注

是弗洛伊德的时代，它说服我们每个人其实从来只是和自己分离，而替换性其实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其实是我们人类命运的一张彩票。弗洛伊德，我们的新的分离者。

然而毕竟有些时候，使我们分离使我们在内心跟自己作对和折磨我们的那些东西会给予我们一些喘息的时刻，给我们一些完全巧合的时刻。比如说，夏天在一个阳台上。

欧 米 茄

所有的这些笔墨让忧伤流淌……伟大的充满智慧的书（只需提到一本：巨大的《土星》，著者克利班斯基，帕诺夫斯基和萨克斯尔）。精神分析的描述让人惊讶，还有那些阴暗的图画和所有那些黑色的太阳，那些给予灵感的光明的诗。

弗洛伊德徒劳地付出了忧伤，把它与跟死亡的告别相对照，他的分析没有别的可以去补充，可以说每个人都看到自己好像被迫回到那里，被迫去写和再写。是为了离那里更近吗？是为了带去一些药？

然而，在所有的“虚荣”当中，哪一种最经常地在《忧郁（*Melancholia*）》的表现中被揭示出来？学识的虚荣，书的虚荣，所有的那些在以往世纪的进程中由人发明出来的对空间和时间的度量工具（钟表，世界地图，圆规），所有笔墨可以创造出的词语，图画，计算。忧郁：黑色的情绪，墨水的黑色。

即便在忧郁中没有一个苍老女人或者苍老男人的面容，它带着的是一个年轻女子的面容，后者的头也是向着死亡倾斜的，一个即将到来的死亡和一个已经到来的死亡。所有的忧伤难道是朝内心的退化吗？终

结和起始走到了一起:一个环。忧伤的人不知道乡愁:故乡对于他是不是死去孩子的面容?那么如果我们的生命,这一段在两个死亡之间的微不足道的时光里达到了一种永恒呢?

我好像听到过让-克洛德·罗兰(Jean-Claude Rolland)的一个演讲(我不是很肯定,因为他的讲话特别快,好像是为了防止他的话掉进什么灾难里……)说过这样的话:**忧伤的欧米茄**。我的心立刻被吸引了,几乎是被这个**欧米茄**迷惑住了。我去调查,向一个比任何人都了解精神病学的朋友询问欧米茄。我的努力毫无结果。我最终找到的是这个:“忧郁的伤感,第一眼看上去是它的痛苦的面容,下垂的嘴角,暗淡的眼神,和脑门上**欧米茄**形状的皱纹。”

就是这个了:在忧郁者的最为遥远的退避,失望和痛苦之地——这个痛苦他不想以任何代价放弃——不再有画面,不再有词语,但是只有一个词,一种古代语言,一种已经死亡的语言中的最后一个字母。一个被写下的字母,不仅仅是被写下:它被**刻进**了面容。

我重新回想到了《医治爱的痛苦》一书的作者;我给他写信不是为了知道得更多,而是为了从他那里了解他怎么走到了那个晚上,说出了这个欧米茄。我从他的回信中,这是经过他的许可的,摘出了这样的话:“我看见过这个符号,在阿尔及尔的马约医院的一个久住的患者那里看到了它。那是一位民族解放时期的老抵抗战士,最后发疯了。那是一个完全沉默和回避他人的人。他躲在医院院子里的无花果树后面,隐藏得那么好,别人都看不到他。我说服上校军医,医院的部门主任,让这个人走出他的感情。他于是下令使用电击的办法,护士长高兴地照令执行了。结果让人难以相信:那个男人在几个小时后便走出了他的深深的伤感,在两天中有说有笑,过后又重新像以前一样严重地陷入忧郁,更加

机敏地隐藏起来，就像怀有巨大的恐怖生怕人们把他拉回到有活人的世界里。多亏他我才能够理解什么叫享受忧郁，而治愈的观念是多么可怜和现实原则是多么有限。”然后罗兰做了结论：“我曾经想做灵魂的拯救者，其实我并不太为之骄傲。”

享受忧郁。享受只做“掉在我身上的对象的影子”，永远地去和那个因为失落才得以存在的东西相遇。逃避“到处是人的世界”去和一棵无花果树融为一体，树上挂满了张开嘴巴的无花果，像张开的女人的性。逃入沉默。尤其不要说话。也许要写，好让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母：阿尔法和欧米茄，成为一个无法读懂但是能让人看得见的字母。

一个死去的字母朝着无限开放。

物　理

邻居有一位先生，我们会在院子里，房子的楼梯里碰上，有时候在咖啡馆互相说几句话。我知道他在物理实验室里做的粒子研究让他充满激情。他跟我讲的我只能听懂点滴，而他对于我在我的诊所里所做的事也没有任何的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实验室。

一段时间以来，我发现他人瘦了许多，他的步履看上去日益艰难。过去我看见他总是急急忙忙地往地铁站赶去，现在走路像是机器人迈的小步子。突然间，他停在那里，两眼空空：固定在空茫中，不动，失落。

好几个星期以来他都抱怨背部疼痛难忍，他抱怨看医生一点用处都没有。我发觉他看上去像是一个被抢走被抛弃的小男孩。

他的太太告诉我他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失去了母亲，但是他自己拒绝把这个失去与现在的状况联系起来。不，他刚才毕竟告诉了我，也许是这样，“尽管没有被表现出来”，他说，大脑是可以在身体上起作用的。

这个物理学家不懂得人的“物理”？

消　失

二十年后重新见到一个女性朋友。现在她是一个很老的妇人了。她已经过了九十岁。她的儿子预先告诉我:她几乎听不见,眼睛也几乎看不见,记忆力也越来越不行了。

跟她聊天。我惊讶了:她人还在。她的漂亮的浅色的眼睛像是一个少女的眼睛。人们都说,在她的年纪,忘得最快的是最近的事,遥远的事情都还在。于是我提起过去的时光,过去的友谊,她生活过的地方,她能熟背的诗歌。新的惊讶:这些对她没有任何意义,她记不起来了。

我想,如果她的过去,她的几经起伏的生活,能够这样地自己消失,其实是她自己一天天把自己抹去,然后有一天,当生理的死亡到来的时候,她什么都不带走。

我不知道这么想是让我放心还是让我难过。

我拥抱了老妇人。她向我微笑。那个微笑和那双浅色眼睛的光彩和它们过去的时候完全一样。时光永远不会抹去那个热情奔放充满爱情的少女。我不可能想像她像是格拉迪瓦,一个行动不便的老妇人,像跳舞的人那样行走。

林 中 空 地

记得曾经做过一次远足，长途跋涉地穿过了一片森林，到了一个阳光灿烂的林中空地。还记得我们那天都躺在青草地上，那是在山里的一个湖边。我们跳进了冰冷的水里只呆了一分钟，湖边上太阳把我们烤得发烫，就是那个时刻，那个湖对于我是一个明亮的林中空地。还记得更早的一回，在一个环岛，四周都是高大的橡树，树下摆着藤编的小篮子，铺开的白色台布等待着野餐。还记得最近的克莱尔的脸庞，经常不高兴的封闭的脸庞，它向我如花开放，在我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开放出一个微笑。然后是她整个身体发出光彩。

光彩：亮光，太阳穿过树叶透出的微弱的光线，开放，朝着很长时间都在阴暗处的混沌开放。

多少次做精神分析，几个星期、几个月的辛勤努力，然后，感受进入了林中空地！

有人跟我说他们发现这个词在我的前几本书里出现过好几次。这个词，它的声音，我喜欢的是它或是它所指定的意义？问题提得不对：两个意思混在了一起。

我没有办法去把林中空地这个词里所有凝聚的东西在时间的流淌中分散开。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如此清楚的词对人产生的吸引力这么少。

一个搞哲学的女性朋友机智地向我提醒，海德格尔派们几乎把这个词全部据为已有。关于“存在的林中空地”有过多少含混的评论！

我无所谓:没有人能够把我的林中空地没收。不应该把它关闭在形而上学中。这个词触及到我的所有感官，我不想对它做无穷无尽的思索,我用我的眼睛去品味它,用我的嘴去享受它,我让它轻轻地流进我的耳朵。它是我的但是我不把它单单留给自己。在我的林中空地,我从不孤单。